

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



執筆者

周張陳胡林黃王張

伊孤博秋雲操日國

武山生原谷良夏安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338B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例言

一、本叢書第一二輯出版以來，備受各方歡迎，茲爲適應需要起見，續編第三輯。

二、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戰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三、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青年自修問題，宣傳問題，難民問題，傷兵問題，以及抗戰中敵人動態等，均以實際材料爲主。

四、本叢書第三輯計下列二十種：

- | | |
|--------------|---------------|
| (一) 領袖抗戰言論綜集 | (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 |
| (三) 國民參政會 | (四) 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 |
| (五) 抗戰與婦女 | (六) 抗戰與準備 |
| (七) 抗戰中社會問題 | (八) 戰時工業問題 |



(九) 戰時糧食問題

(十一) 軍隊政治工作

(十三) 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十五) 戰時文化論

(十七) 抗戰與藝術

(十九) 戰地零葉

(十) 抗戰與兵役

(十二)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十四) 國際正義之聲

(十六) 關於黨派問題

(十八) 中原會戰之前後

(二十) 抗戰文藝選

五、本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其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六、本書各冊內容依照理論體系，絕無重複矛盾之弊，與隨手摭拾雜湊成冊者絕對不同。

七、本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八、本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目次

序言……………1

第一章 日本政治之本質……………3

日本內閣制之分析……………3

第二章 御前會議與「一六」對華宣言……………11

一 論東京日本御前會議……………11

二 倭寇荒謬宣言以後……………12

第三章 七十三屆議會期中之政潮……………15

一 日本政潮與對華戰爭……………15

二 敵人政局之動向……………20

第四章 國家總動員法案……………26

一 敵實行國家總動員法……………26

二 長期戰下日寇的國家總動員……………28



第五章 敵閣改組的觀察

一 日本內閣改組的透視 …… 王日叟 …… 38

二 敵閣改組與內部困難 …… 陳博生 …… 46

第六章 宇垣辭職與對華院之設立

一 宇垣辭職之真相 …… 黃操良 …… 50

二 對華院成立經過 …… 林雲谷 …… 54

第七章 政黨政治的沒落

一 日本戰時議會的發展 …… 齋藤隆夫 …… 56

二 日本政黨の沒落 …… 張國安 …… 61

討論大綱 …… …… 67



序言

抗戰至今已十八個月了。

在抗戰十八月的今天，軍事緊急，戰局嚴重，我們對於敵情似乎有重加檢討之必要。

我們檢討敵情，第一樁是要研究敵人的政治，因為政治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從政治可以看出一國的興亡；同時政治又是軍事的原動力。兵學家說：「戰略是政治的延長」，軍事的策略往往是依政治的變略而轉移的。

敵人的政治在九一八以前，一切設施都比較上軌道。因此國勢強盛，一戰勝清，再戰勝俄，三戰勝德，一躍而為世界列強。

但是敵人的政治所以上軌道，與其說是由於憲政制度的成功，毋寧說是明治維新諸功臣的成功。它的政治制度實在是殘缺不全，毫無歐美各國的氣味，因此一切政權依然操在少數軍閥和元老官僚手中。政治之所以得免混亂，全靠這一批專權的閹閹有眼光，明大勢。所以以往日本政治的清明，純粹是賢人政治的成功。

可是現在就不同了。自從九一八以後，一連有眼光的元老重臣以及老軍閥如伊藤，山縣，松方，井上俱已相繼去世，日本政治上便缺乏了領導的人物，不健全的憲政制度便充分的暴露了它的弱點。少壯軍人目無綱紀，以下犯上，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便自此發生。日本政治也從此皇皇不可終日。

自近衛內閣登台以來，政治完全為無知少慮的少壯軍閥所左右。近衛爲了俯從他們的意志，便不得不發動對華戰事，以圖緩和國內的衝突。



但是對華戰爭在近衛眼中起初不過是滿足少壯軍人慾望，轉移他們的目標的一種手段罷了，萬料不到中日戰爭竟成爲長期戰爭——日本最可怕的怪物，日本的統治階級遂不由得手忙足亂，焦頭爛額。日本政治也發生曠古未有的混淆。

本來在戰時，一個國家的內部是應當團結一致的，尤其是在長期的消耗戰爭中，任憑那一國都需要國內長期的團結，長期的合作，長期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後勝利。日本自盧溝橋事變以來，雖然再三的喊出舉國一致的口號，事實上却非但沒有做到舉國一致，並且衝突益甚，矛盾益著。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最大的原因便是，侵略戰爭的前提是利益，利益有各階級各階級的不同，因此意見便難免分歧，衝突便益形顯著。再加上日本政治原來的基礎就不穩固，軍閥想乘這個戰時，高喊「軍事高於一切」來推進軍事，獨裁，侵犯財閥政黨民衆的利益，更引起憤怒的逆潮。日本的政治舞台上便無甯日了。

我們抓住這個觀點，再來看日本自盧事以來所有政治上的種種變化，就可以發現兩個共同的現象：其一是對於侵華軍事前途共同的「焦急」，其二是在這共同的「焦急」的狀態中，大家依然沒有忘了權利的爭奪。

從上面我們已經看到日本的戰時政治是在一種絕端的不合作狀態中。這種不合作的狀態之結果一定是整個舊政治的崩潰。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是假定日本侵略戰爭失敗，失敗之後軍閥的政權便自然傾覆，繼起的將是日本人民自己的政權。第二是假定日本侵略戰爭勝利，軍閥將跋扈一世，將政權整個的操縱，日本將回到武人專政的幕府時代，結果，一定是民不堪命，而俄國的十月革命或法國的大革命將重見於今日。

總之，日本軍閥侵略戰爭的結果定是自取滅亡，現時軍閥把持下的政治亦將隨軍閥的崩潰而覆沒！只要我們始終不斷的抗戰，勝利是我們的。

第一章 日本政治的本質

日本的內閣制之分析

一 日本政治的重心

研究日本的政治第一步當然要知道日本政治的重心何在。

依據憲法來說，日本的統治權係屬於天皇。天皇在憲法上爲「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他的權限有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軍事上統率，宣戰，戒嚴諸權。表面上好像權勢高大，世無倫比，蔚爲政治的重心。但事實上天皇却並不實際參加政治。他「對政治嚴守中立，避免捲入漩渦」。因此日本憲法學者藤澤說，「英五統而不治，日本天皇也是統而不治」。可見日本天皇僅不過是一政治上的傀儡而已。

因此日本政治的重心並不是「天皇」，而是代替他執行各種權限的機構。這些機構是內閣，議會和裁判所。其中內閣可行政，議會司立法，裁判所則以天皇名義行使司法權。

在內閣、議會、裁判所三者之中，又以內閣爲最重要，因爲內閣實際上可以列席議會，提出法律草案及預算案，壓迫議會通過；又可以監督裁判所檢察局，並處理其司法行政事務。所以兼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

因此，我們可以說內閣是日本政治實際上的重心。

二 日本內閣制的特点

日本內閣的建立是模仿英國及普魯士的，不過因爲國內環境特殊的，它的實質却和英德有極積之分。



現在列舉其特點如下：

日本憲法上沒有根據。說來也奇怪，日本的内閣制在憲法上並沒有根據。綱目一部日本憲法也找不到「内閣」這個名詞。有的只是國務大臣的規定。依照憲法第五十五條：「國務大臣輔弼天皇而任其責，凡法律勅令及其他有關國務之詔勅，須得國務大臣之副署」。算是對國務大臣對天皇的關係略有說明。而對於國務大臣如何任免，對議會及人民如何負責，以至彼此之關係如何，怎樣執行行政職責，却毫無提起。

可是爲什麼日本内閣會在憲法上沒有根據呢？這就要從歷史上來看。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曾迭改政治制度：幕府歸政後設太政大臣及參議會。明治十六年伊藤博文自歐洲調察憲法制度歸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廢太政大臣制度，設内閣總理大臣及外務、內務、大藏、陸軍、海軍、司法、文部、農商務、逕信等諸大臣，組織内閣，定内閣官制。隨又設法制局，制定高等文官任用法。於是内閣政治基礎已定。其後（二十二年）憲法公佈，雖未對内閣制度詳細規定，然依憲政習慣，内閣制仍未變更。嬾傳至今。

2. 非政黨内閣 歐美各國的内閣大都爲政黨内閣，内閣的總理及閣員例多選自一黨，且必選自議會中議席最多之黨。這樣，内閣的議決案及政策才能不致遭議會的不合作而擱淺。例如英國，當保守黨在議會得勢時，她的内閣就一定也是保守黨的首領所組成。等到保守黨在議會失去優勢，而工黨起而代之時，則保守黨内閣必遭不合作而告崩潰。即如法國，她的政黨雖然林立，沒有確定的大黨，在議會中沒有一黨能够佔絕對優勢，可是他們的内閣也是根據着幾派主張相近的政黨的聯合組織而成立的。日本却不然，她的内閣不但不選自一黨或幾個政黨的聯合組織，而且簡直與政黨絕緣，在藩閥内閣時期，政黨份子且非脫離政黨不得入閣，内閣在議會中亦不必取得多數黨的擁護。當它的政策不能通過議會時，它

可以用無窮次的解散以壓迫議會，使議會屈服。因此日本的內閣不是政黨內閣。

日本內閣之所以不能成爲政黨內閣，則亦有其原因在。原來明治維新的功臣大部爲薩摩、長洲、土佐、肥前諸藩，而其中屬於薩，長二閥者尤多，因此當時在政治上薩、長二閥的勢力最大。當制定憲法時，當權者如伊勢、山縣、松方、井上、大山巖等大多爲薩、長二閥，制憲在伊藤博文亦爲長洲閥，制憲所參照之藍本又爲普魯士的官僚政治憲法，因此所產生的憲法自不免有庇護藩閥官僚而隔離政黨之結果。伊藤於憲法發佈後招待各縣府議員時曾爲此辯護云：「……政府內部不宜引人政黨，政府須獨立於政黨之外。良由天皇……君臨天下，固一視同仁，無厚彼薄此之分。然則輔佐天皇就統治權負一切責任之大臣若與政黨發生關係勢不能無所厚薄。英國之所以能免『政黨內閣』之害者，是因國民之慣習使然，非他國所能摹倣。此言也，人或曰爲維持薩長勢力之籠絡手段；其實不然。……政府從來盛行教育，汲汲爲促進民智；若欲維持薩長之勢力，則用愚民政策可也。何必促進民智？是我輩無維持藩閥政府之本意。」絃外之音，已可想見當時情形之一斑。

3 內閣不負聯帶責任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所謂聯帶責任即是說，內閣的閣員除了對於自己兼管的部務負着個人的責任以外，他們還有一種聯帶的責任，無論那一部的重要政策都是內閣的政策，只要是內閣的政策，凡是內閣閣員都負着一種聯帶的責任；一種政策失敗而招致議會和人民的信任時，整個內閣即告崩潰。英法各國的責任內閣即是如此。日本的內閣却不然。日本內閣中陸海軍大臣的去留和整個內閣的成敗幾乎完全沒有關係。因此往往有內閣崩潰了而陸海軍大臣仍舊連任，或是內閣並未崩潰而陸海軍大臣引咎辭職，而行局部改組。即如其他各部大臣，亦可單獨引退或連任。因此各國憲法學家都承認日本國務大臣只負個人責任而不負聯帶責任。

4 內閣總理大臣並不是內閣對外唯一的代表 歐美各國的責任內閣中，總理大臣獨攬大權，統率全

閣員，儼然乃是一個「無冕之王」，因此也是內閣對外唯一的代表。日本內閣則否。日本首相對內既不統率陸軍海軍大臣，又不能對外代表一切。軍部有直接帷幄上奏和對外交涉之權，因此日本向有二重外交之稱。這種特殊的制度使內閣總理大臣的權限大為減低。漸至內閣總理不情不願干涉軍部，而且反受軍部的支配。

5 軍部推薦海陸軍大臣 日本內閣制中最奇怪的一點便是軍部推薦海陸軍大臣。因為依照憲法，非現役的陸海軍大中將不得充任陸海軍大臣。於是內閣之中陸海軍自成一系，外人不得過問。軍閥即藉此以操縱內閣，使其順從軍部意志，不然陸海軍大臣辭職，並拒絕推薦新陸海軍大臣，內閣即無法成立，而告崩潰。近年來軍閥之所以能操縱一切，殆由如此。至於日本何以有此特別之制度，仔細研究起來，仍然不外乎維護薩長二閥之權利。因為陸軍之中因歷史關係多為長洲閥所把持，而陸軍則為薩摩閥所把持。

6 元老推薦組閣者 依照歐美各國前例，內閣以參議院不信任而總辭職後，下期組閣者大都為反對黨的首領。如英國內閣崩潰後，通常多由國五詢問上下二院議長，何人可以擔任組閣之責，日本內閣每逢崩潰，亦並不徵詢衆參二議院之意見。下次組閣人選多由元老參詢宮內大臣，內大臣，樞密院議長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及前任數次首相意見而決定。最近以來，元老更須徵詢軍部的意見，不然組閣便難成功。上次宇垣內閣的流產便因未得軍部的同意所致。但現在元老多已陸續去世，所存者只有西園寺公府一人，將來推薦首相恐將由內大臣，宮內大臣樞密議長，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及前任首相會商之，但無論如何總不致參照國會意見。所以性質仍與元老無異。

7 不對下議院負責 英法各國內閣如果失去下議院擁護，即難立足。日本則反是。往往擁護政府之黨在下議院佔絕對劣勢，內閣仍可自由行使職權。即豫算案受下議院反對而不能通過，內閣亦可用種種

方法壓迫議會，或用解散議會以爲恐嚇，或用強暴手段以使議會屈服。再不行時，尚可無窮次的解散議會，舉行總選舉以產生擁護政府之新議會。所以日本內閣史上，因下議會不信任而辭職者只有一九二四年清浦季吾內閣，和最近的林內閣，而林內閣之所以崩潰，還是因爲對各方不討好，失去軍部的積極奧援，不敢舉行第二次的解散議會。如果他有真正的實力，必可用連續不斷的解散以爲高壓，而維持內閣。

8 貴族院可以倒閣 旁的國家所謂國會，通常只有衆議會才有倒閣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內閣只對下議院負責，只要下議院對他通過不信任案，它就得要坍台。至於貴族院或參議院的地位和權限就不如他。參議院通過不信任案時，內閣簡直可以不理。日本却恰恰相反。根據憲法，日本貴族院對於立法權和衆議院站在同等的地位。豫算案雖然先提出於衆議院，但貴族院可以重新予以覆決。衆議院削減的預算，貴族院可以增加，衆議院無可如何。至於倒閣的力量則貴族院比衆議院更大得多。衆議院通過不信任案，首相可以解散衆議院，重行總選舉。貴族院反對他，他却沒有方法償付。所以日本內閣倒於衆議院的只有一二次，而倒於貴族院的却數見不鮮。伊藤、西園寺、大隈、山本權兵衛等都曾因貴族院的不合作而倒閣。這也是日本政治上的一特殊現象。

三 日本內閣的操縱者

日本內閣是政治的重心。那麼，這個重心是誰在操縱着？我們不可不知道。

說起日本內閣的操縱者，我們得先明瞭日本政治舞台上有些些勢力在活動，然後才能比較其對於內閣的干涉，力量而定出內閣的實際操縱者是誰。

1 元老 元老是內閣的產婆，他們能產生內閣，同時也能授意內閣告退。因此元老對於內閣具有極大的操縱力量。然而我們須弄清楚，日本的元老之所以能操縱政局，還是靠軍閥的力量。因爲元老大都同軍閥有得關係。舉個例來說，元老中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桂太郎爲長藩，松方正義，大山

巖爲薩藩，就是西園寺公望，雖然不是嫡系藩閥，也是因爲接近長藩的伊藤博文，才得提升爲元老。如此元老自然對陸海軍有密切關係，可以利用軍閥來操縱政局了。

2 軍閥 軍閥因有推薦陸海軍大臣及帷幄上奏之權，對於內閣具有絕對的操縱力量。內閣總理大臣往往只能仰承它的鼻息，不然便不能立足。當元老都在時，因爲元老多係藩閥的前輩，所以操縱政局的力量不顯，等到後來，多數元老相繼去世，只剩下西園寺一人，又非真正藩閥，便漸漸不能駕御軍閥。軍閥的力量也因此而顯著。

3 政黨 政黨對於內閣的操縱力量是比較微弱的，因爲內閣可以不經解散議會舉行總選舉以壓迫議會屈服。然而如果議會始終堅決的不屈服，則內閣亦可被迫辭職。但是政黨是代表某一階級利益的，它的本身在政治上沒有意義。日本的政黨可以分兩大派，一派是代表三麥財閥的利益（民政黨），一派是代表地主及三井財閥的利益（政友會），這二大政黨的政綱當然要視金融資本家與地主的態度爲轉移。因此政府如果要溝通政黨，只要不與財閥地主的利益衝突就行。

A 官僚 官僚之下包括貴族，宮內大臣，內大臣，樞密議長等。他們操縱議會的方式有貴族院的倒閣，樞密院的責問等。日本歷史上儘有因樞密院議長提出條約疑義的責問而鬧得不可開交的。近年以來宮內大臣，內大臣，樞密院議長等，漸參加元老推舉組閣者，他們操縱內閣的力量慢慢的更要增加。

比較這幾種勢力操縱內閣的能力，我們可以看到只有軍部操縱的力量最爲基本而穩固，他有憲法上及實力上堅固的根據，這是任何勢力所不及的。至於元老他過去雖有非常大的權力，但是他的權力還是建造在藩閥的關係上，近年以來，他慢慢離開這關係，慢慢的也失去了優勢。政黨的力量大小是完全視財閥們的勢力何如，當歐戰以後以迄九一八這一段時期，日本的新興工業非常的躍進，資本家的地位突呈重要，因此政黨在這一段時期也益得勢，很有幾次政黨組成的內閣。但是終因軍部勢力的根深蒂固，

九一八後便漸漸衰微，沒落。至於貴族官僚，他們的權力沒有什麼實力的根據，不久終當淘汰，雖然他們能推薦內閣。他們將來恐須仰承軍閥的鼻息。

四 日本單純內閣的困難

從上面各點觀察的結果，日本的內閣制本身有着極大的矛盾，因此要組織一個單純的內閣，那簡直是不可能。什麼是單純的內閣呢？那便是一個純粹的政黨內閣，或一個軍閥內閣。要政黨來組織一個完全的內閣當然非常困難，但要組織一個完全的軍閥內閣，事實上也不可能。我們從他們的憲法和實際情形可以論斷。

現在舉個實例來說：要組織一個純粹政黨內閣，必須要根本改變日本的帝國憲法，但是要修改日本的憲法，却是一樁非常不容易的事。他必須兩個條件：第一、必須要天皇提出，因為憲法規定只有天皇才有提案權。第二、必須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且要三分之二以上議員的贊成方能通過。這兩個條件不管告訴我們，修改日本的憲法是不可能的，因為天皇決不會親自提出修改憲法，而三分之二議員的出席與通過也是一樁近乎不可能的事。因此要組織一個純粹的政黨內閣是不可能的。

其次，假定要有一個一氣呵成的軍閥內閣，使政黨無法難為政府。那解決的辦法，便是軍閥設法組成一個法西斯的政府黨。（便是最近敵人內部所信行的所謂新黨運動）。要組成一個新的政黨，表面上似乎可以做到，但事實上則頗有困難。即以最近近衛祖黨的例子來說，以近衛手段之靈活，交遊之廣闊，膠膠之隆，尚不敢毅然出任其艱，則其中實際之困難可想而知。因此軍閥欲組一御用之政府黨，亦殊不可能。且即使一時成功此舉，以日本政黨政由人與之往密觀之，恐亦不能持久。那麼要組成一個軍閥純粹內閣也很少希望。

以上兩點說明，日本政治上決不能有一個一氣呵成的中央政府出現。這種根本的弱點造成了內閣和

議會脫節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內閣和議會永遠不能合作。因此日本政府決不能變成強有力的機構。它內部的矛盾或相尅是無法調和的。它內部的份子是互相牽制着。任何一個政策必須要折衝於二者之中，方得施行。這樣便大大的影響了行政效率。

五、日本內閣制的歸宿

日本內閣的前途如何？

從歷史上來看，日本內閣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藩閥政治時代，第二個時期是政黨政治時代，第三個時期則政黨政治完全沒落，軍閥勢力反告跋扈，且超過第一個時期。

在第一時期，薩長兩閥把持着政治，政黨雖然努力奮鬥，但是軍閥絲毫放鬆。後來因為軍閥內部發生內訌，長閥的伊藤博文盡力援助政黨，所謂第一次政黨內閣的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內閣才得成立。但因政黨內部又不團結，成立了剛四月後便告崩潰，恰如曇花一現。真正政黨得勢時代當要算第二時期，因政黨內部又不團結，成立了剛四月後便告崩潰，恰如曇花一現。真正政黨得勢時代當要算第二時期，歐戰至九一八前夕。在這個時期政黨的領袖會數度組閣，軍閥們也漸漸覺得單靠高壓是不行的，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必須要參加政治，拉攏政黨，因此遂有軍閥政治家出現，如長閥的田中義一之類。但是自九一八後，少壯軍人抬頭，政黨首相如犬養毅濱口雄幸等一再被刺，政黨領導無人，勢力漸漸衰敗，最近以來，政黨除了賣身投靠外，幾無發言餘地了。

從這種史蹟觀察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政黨已經漸漸失敗，軍閥則變本加厲，這當然因為軍閥有憲法的根據與實力的庇護。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如果日本沒有一個真正有能力的天皇，把這種不合理的憲法與制度予以更改，日本的整個內閣將被軍部玩弄於股掌之上。長此以往，軍閥將目空一切，肆意橫行，日本政治或又將回到所謂「關白」「幕府」時代，武人專政，內閣終告毀滅。

第二章 御前會議與「二一六」對華宣言

一 論東京日本御前會議

一 緒言

東京前日舉行御前會議，因而引起世人的注意。據路透社電傳，謂：「結果對於大本營及內閣聯席會議後所決定之繼續進行推翻反日的中國政府之工作，以待國民政府誠意反省之議案，加以追認。同時對於進行軍事行動之軍事政治種種計劃均有具體決定。此外御前會議所討論之各項均嚴守秘密」云云。並謂數日後將發表正式聲明。在它的正式聲明未發表以前，我們自不必揣測推測，然以中國的立場，我們不妨略一推論其形勢及我們應有的認識。

二 御前會議結果的推測

中日戰爭到今天日本政府當然要檢討戰局的經過，並決定今後的應付方針。就現階段的情勢講，它應該對以下幾途須加以相當的決定：1 收束戰局，以開妥協之端；2 進一步壓迫，以冀國民政府屈服；3 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承認北平傀儡組織；4 宣戰。從大勢判斷，2、3 兩途較近；1、4 兩途較遠。

日本是一個傳統的軍閥國家，到今天，只看軍人的發狂，政治家已成爲寧息的活死人。政治失魂，政府已不是國家的統治者。這個時候要收束中日戰局，聰明的謀取和平，那需要頭腦健全的政府及胆識俱高的政治家，可是這些在日本簡直沒有，故不可能。這是一點。那麼，日本將對中國宣戰嗎？部除非日本軍人激上激下的瘋狂化，不致出此愚舉。我常說，日本侵略中國，最好是不戰而勝，打仗是最笨的一著，發動正式的國際戰爭，尤其險不可測。在這六個月的戰爭中，無論表面的暫時的勝敗如何，至少



業已證明兩點：1 征服整個的中國不是短期可能的事；2 日本的軍力絕對不够應付一等的國際戰爭。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民族國家，他是個百足之虫不是可以簡單征服的。日本是東方的巨強，她要燭霸東方，必然的須與世界為敵。日本要侵略中國，同時她必須準備對付世界列強。中日戰爭雖經過半年，國際大勢刻刻在急驟深刻的變化中，這變化，都發源於如何防禦日本的一個主流。日本現在已用主力的軍備億萬的金錢來侵略中國，歐美列強則在加急用充裕的金錢經營防日的軍備。日本若儘力與百足之虫的中國拖下去，則他的國力將一天一天的降低，歐美列強的軍備則比例的增高。疾走者先蹶，攻人者先敗，在全局的算盤上，日本先全孤立起來與中國作長期的正式戰爭，實是最冒險的事。那除非日本軍閥激上激下的瘋狂化，不致出此愚舉。那麼，日本可能的做法是一面加強進攻的軍事形勢，一面直接間接的恫嚇脅誘，來壓迫國民政府屈服。如此目的不能達到，則或進一步的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

三 我們的認識

以上只是對於日方做法的客觀的推論。至於我們自己的認識，應該堅定如一。對敵人要做最兇最猛的估量，對自己一切要做最壞最難的打算。在敵人優越的軍勢下，奮力支持長期抗戰，它宣戰如此，不宣戰也如此，沒有尊榮的和平根據決不接收敵人的議和。現在正是我們對日抗戰的嚴重關頭，全體軍民都要堅固決心，奮發忠勇，擁護政府，繼續抗戰！

（大公報一月十三社評）

二 倭寇荒謬宣言以後

周伊武

一 御前會議的宣言

這次日本御前會議的召集，惹起了許多人士的注意，我們也以爲它或許有什麼新花樣表演，但從會議結果所發表的宣言（一月十六日）看來，依然是過去陳腐的一套。其內容要點如下：「日本政府今後不

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與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簡單的說，便是要推翻我國國民政府，製洪傀儡組織。這是日本對華的傳統方針，數十年來日本始終遵循着這個方針進行。這次宣言，不過揭去假面具，露出廬山真面目而已，是毫無足異的。

二 日本的野心

日本自從甲午與日俄兩次戰爭以後，確立了大陸政策爲其基本國是。因此，以征服中國稱霸遠東，爲其外交的根本方針，在這種方針之下，它要破壞中國的統一，抑制中國的復興。

袁世凱與北洋軍閥，是老牌的「親日派」。日本人自己也承認的。可是，當袁世凱快將獨霸中國的時侯，日本也對之深感不安，而提出二十二條無理要求，予以一大打擊，結果推倒了袁氏。其後煽動北洋軍閥，自相殘殺，更曾使中國在北伐前陷於長期內亂的境况。這鐵般的事實，是日本對華政策最好的註脚。

日本對於昏庸而親日的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尙且採取這樣毒辣的對策，對於領導我民族復興的革命政府，採取怎樣的態度，不言可知了。這十年來，日本企圖打擊我復興民族的革命政府，曾用盡了種種陰謀毒計，我革命政府爲排除日本侵襲，維護國家土地主權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備嘗了種種艱難困苦，這種事實，是更難數的。例如：當我革命勢力進展到黃河流域的時候，日本便出兵山東，釀成濟南慘案，同時脅迫張作霖出關負隅反抗，旋又恐其不能惟命是聽，於是復在皇姑屯將其炸斃，東三省易幟時僅一年，國民會議舉行後僅隔數月，日本便出兵佔我東三省，製造傀儡國。我國空前的統一偉業愈猛進，日本的破壞與侵略手段亦愈兇悍，年來我國國防建設的銳進，又使國家在統一一上更建立了近代化的基礎；於是更促使日本爲之寢饋不安，卒出最後手段，發動了蘆溝橋事件，造成今日的戰局。這些都是舉世大者。日本破壞我國民革命工作，阻撓我民族復興運動的野心和動作，以及我政府爲保持國家命脈，維持民族利益的堅苦奮鬥，由此可以窺知一斑。

三 日本征華策略

日本要征服我國，夷我國爲附庸，其計有三：不戰而屈我，是爲上策；以速戰速決的戰略勝我，是爲中策；長期戰爭，陷我泥塗之中，是爲下策。日本爲實行其不戰而屈我的上策，曾運用了許多的外交技倆。最滑稽的，有所謂「水島外交」和「啄木鳥外交」的運用。所謂水島外交，據說明人有吉明的解釋是：「島浮水面，外表看來甚爲悠閒，其實趾爪潛在水裏，異常忙碌」。至於啄木鳥外交，其特點不僅爲外表顯露，毫無隱蔽，且對於所啄之木，盡力以赴，木不枯則啄不止。這種聞所未聞的外交方式，真是想人非非。此外，更有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提倡，以及走私等卑鄙行爲的動作，都是世人周知的事。日本雖用盡了這種卑鄙狠毒的技倆，始終無法使我革命政府人發，結果都告失敗了。

上策失敗以後，日本又要採取中策，所以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在滬戰發生之初，日本首相和陸相的狂言，便是明顯的左證。但是因我前綫將士英勇抗戰，打破了它速戰速決的計劃，終使它陷入了下策的悲境。

四 日本的末路

日本的巨足現在已經陷我泥塗之中，而無法自拔了，它今後的命運，不外向下沈淪，以至於沒頂。這點，我們無須分析它國內的各種矛盾與缺陷，也用不着解釋它國際孤立的危機，祇要看它這次懇求德國出面調解，（據德國所公布的文件），便可推知它實已技窮策盡了。

德國此次出面調解的美意，是值得我們感謝的。無奈日本迄無悔禍之心，終使中日戰爭無和平解決之良策。在調解失敗以後，日本又不敢對華正式宣戰（因正式宣戰後將要失去美國資源的接濟），而發表這種荒謬宣言，以掩飾其醜態。從這點也可以看出日本國策的末路。

日本發表這種荒謬宣言，除爲掩飾其醜態外，主要目的，在助長其傀儡組織的完成。滬京雖然已淪

陷於日軍鐵蹄之下，我忠勇的同胞，仍然堅苦奮鬥，努力護國。一月以來，如用炸彈打擊敵人的瘋狂，高懸國旗慶祝民族復興節，殺戮漢奸以警效尤，發表宣言以張民氣，這種匹夫匹婦之可歌泣的動作，已予日本製造傀儡的工作以莫大的阻脅；而附近有組織的英敏的義勇隊，更使大小漢奸爲之奪魄。這是日本最感覺苦悶的。日本爲助張漢奸的勇氣，以促進其傀儡組織的完成，所以有此荒謬宣言的發表。但是，在中國人每個人心裏都滋長着的民族意識，能使偽組織不易甚至無法成立的，尤其是在會受三民主義長期涵育的長江流域。退一步言，即使這種傀儡組織能勉強造成，那長期戰爭亦必愈久愈烈，使日本軍事上財政上更將陷於困難的絕境。

這裏，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日本過去用盡了種種狠毒卑鄙的技術，企圖抑制我復興民族的革命工作，結果都告失败了，現在它孤注的一擲，也快到了鑽牛角尖的窘境，我們光明的前途是在不遠的。

(民意第七期)

第三章 七十二屆議會期中之政潮

一 日本政潮與對華戰爭

張孤山

一 日本政治三大派別

要了解日本的政潮，應先明白日本的政界分野。爲便利說明起見，先就日本政治上三大派別，簡述於後：

I、護憲派

1 背景 三井，三菱等第一流財閥中之老誠人物，聯合元老重臣及海軍上層如齋藤實等，有時擁陸軍之宇垣一流人，昭和天皇心許之。

2 政治代理人 政友、民政兩黨老誠人物，聯合自由主義及言論家。

3 目標 維持第一流財閥及其政治代理人之利益。自由主義及「天皇機關說」爲其理論的根據，而以「遵守憲法」爲政戰手段。

II、非憲派（亦名直接行動派）

1 背景 陸海軍尉官校官階級中之反自由主義者，以陸軍的柳川、板垣爲最高幹部，前後欲擁陸軍的真崎、荒木，海軍的末次信正、山本英輔。聯合第二三流有野心的財閥如久原邦。日皇之弟秩父宮默許之，昭和內心不以爲然，皇太后有時偏愛秩父。

2 政治代理人 醞釀未成熟。橋本欣五郎欲組一黨，老政黨人安達亦有此野心，「國民同盟」與「東方會」中人過去有此傾向，却少勇氣；平沼過去會爲該派所擁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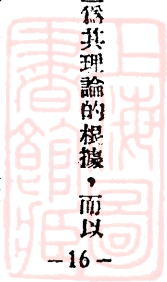
3 目標 第二三流財閥欲起而替代三井、三菱握經濟權，藉以支配政治。陸海軍急進者，則欲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日本改造法案」爲其理論的根據，擬停止憲法三年，另造新憲法。過去並以「天皇主權說」爲政戰手段。

III、合法派

1 背景 三井、三菱等第一流財閥中之進步分子，聯合國內產業界新進者，遷就陸海軍合法改革派如寺內、杉山、石原、米內、永野等之主張。

2 政治代理人 亦未養成。擬就政民兩黨右傾分子，聯合「社會大眾黨」「國民同盟」「東方會」及民間右翼團體，組一新黨。擬擁近衛爲黨魁。

3 目標 「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一書，爲理論的根據。以陸海國防爲中心，欲實行統制經濟，建立「國防國家」。



自廣田內閣倒臺。宇垣組閣不成，第一流財閥中老誠分子灰心，護憲派勢力告退。昭和特令嚴懲「二·二六」事變禍首，非憲派亦被鎮壓，合法派因此得勢。金融資本界有池田，產業資本界有結城，領導財閥與陸海軍合法派合作，造成「軍財協調」之新形勢。其合作條件以財閥贊成陸海軍之國防費，合法派應實行肅軍，消滅軍中之非憲分子，用合法手段改良政治經濟機構。

非憲派至此改唱合法急進改革論，鼓動合法派的下級羣衆。目的在動搖合法派領袖的領導權。合法派於是分爲「急進」「緩進」之分。目前合法緩進改革派在朝，護憲派在野，特議會爲大本營，聯合宮中重臣，處在守勢地位；合法急進改革派亦在野，尙無大本營可言，勢力分散在陸海軍下級，及右傾團體，時時搗亂合法緩進改革派的內政外交計劃。

日本政界分野，到今已演成如下形勢，即合法緩進改革的政府派，一面在議會與護憲派作戰，一面在軍中及社會與合法急進改革派鬥爭。

所謂各派分野如上，這是一個大體，各派上中層分子，因個人利害及其他關係之故，有在某一派者，有時或告退，或轉入他派，這又不能永久不變。

二 安內侵外的良策

日本政潮通常每年一至八月內閉着手編製次年度的預算時，即行開始醞釀，一直到次年三月議會閉幕前後，其間有時是一波三折，旋告平息，有時是驚浪駭濤，終至倒閣易閣，或解散會議。

自合法改革緩進派得勢後，合法改革急進派便處在被彈壓的不利地位，每年「三月」「八月」「十二月」的定期調動，該派即被淘汰。

合法急進派下級含有許多同情於「二·二六」事變的非合法分子，被追逼甚之時，往往會挺而走險。走險之道，一是在國內企圖不合法的舉動，實行直接右傾革命；一是向國外挑撥戰爭，藉此圖握國內政

標。

海軍合法改革急進派，向為海軍長老及合法緩進派所懷疑。其行動不易表現。陸軍急進派頭目如柳川、山岡、建川、秋井等，前後被調入預備役，最後只存板垣一人，仍居現役地位，至去年六月二十日左右，東京、長春、天津間紛傳板垣亦將被調入預備役，合法急進派憤甚，益以政治上種種不平事件，因此樹內形成不穩空氣。二、二六二一類的事件，又有再演之勢，合法緩進改革派下綏亦動搖，合法緩進改革派與財閥怒為之，為銷併內政上的危機起見，乃遷就合法急進改革派的武力侵入華北意見，（派兵實行侵華，下級軍人死者不少，這也是間接的肅軍），在國內則以徹底削減日本改造法案思想為條件，故該法案著者北一輝，於八月間宣佈死刑。廿五億的侵華軍費，內閣分三次提出承認，最後議會全數予以通過。現在軍、對、黨均擁護日本這「安內侵外」的救時良策。

三 勢成騎虎的侵華狂舉

合法緩進改革派的原有計劃志在奪取華北五省；并使國府屈服親日，這是他的戰略目標。上述廿五億餘元，預備用至今年三月，可以達到他的目的。然而南京難陷，而國府的戰意并未喪失，抗戰形勢，反擴大深入蔓延起來了。合法急進派軍人，北方有板垣，在內統制下，孤掌難鳴；南方有秋井、松本、柳川等，遇事即向英美挑釁，合法緩進派苦之，內心實欲結束對華戰爭，因國府不屈服，堅持長期抗戰政策，合法緩進派至此，勢成騎虎，今後在軍事上一方面圖謀如何打通津浦綫，佔領膠濟綫，如何把遼寧北五省，及江、浙、皖既佔之地。一方面則脅迫國府放棄抗日政策。過去託德團調停，引誘國府屈服。此計不售後，則又不能不準備再用武力，內閣企應再提出四十八億五千萬元對華軍事費，準備藉此擴充國府。且擬具國家總動員法案，凡有關於國防之事業，必由國家統制經營，政友民政兩黨的擁護派，起初大表反對，謂該案與憲法抵觸，能度其為激昂，且內閣曾擬創設一國家總動員會議會，答謝

財團代表及政黨人加入，作為雙方的一種妥協機關。

(四) 財政團與共護國團與軍財妥協

三月十七日有防共護國團三百餘名準備舉動，嗣有一百三十餘人請向兩院黨部，這是合法派進派。當日國眾總動員法案，一面與政黨對峙，一面故與內閣為難。警察廳起初派人調停，嗣乃予以拘押。兩黨謂此為末次內相之所默許。末次聲明今後決嚴厲取締一切不合法舉動。總動員法案經幾次磋商後，結果財團政黨似再讓步與合法派進派合作，而於十六晚通過於眾議院了。原案末後附有說明，自為雙方妥協的附帶條件，兩大黨聲明實行該案時，不應束縛工商業之發展，以及人民之自由生活，而四十八億餘萬元的餉軍軍費，也已先後在眾院和貴院通過。

然而軍財雙方縱使妥協，有其條件及限度，逾情勢超過其限度時，難免不再起磨擦。且合法派進派是否從此沉默不搗亂？合法派進派又能否澈底消滅急進派？凡此種種，極堪注意，明乎此，可知日本內政之動向及對華戰略之大體。

五、合法派進派之外交政策

合法派進派之頭目松井過去在華故放對英挑戰言論，海關及上海租界問題，彼亦操之過急，該派曾藉此搗亂合法派進派的外交路綫，合法派進派乃改以知他六續松井職位。準備對英妥協，合法派進派一面準備仍以武力迫我國放棄抗戰政策，一面又欲聯英迫我國屈服。

三年前日本有力的主張，是造成日、英、德、的外交陣綫。羅斯東來與日本談判，承認孤獨之外，有日本獨佔華北，英國獨佔華南之說。惟日本要求英國開放所有殖民地，讓日貨暢銷。海軍問題，雙方意見距離亦遠。過去日英妥協，未告成功，其主因在此。而今日本合法派進派對英所急切要求的，是中

止英資助華，務使中國武器來源斷絕，英國首相張伯倫與意妥協并遷就德國。德國合併奧國後，德意軸

心，益增堅固，中歐形勢緊張，英有應付難之嘆。英國對於遠東，旨在維持權益，歐洲現勢，益增其對英妥協之心。日本對於貿易問題，本採「聯美反英」政策；對於海軍問題，過去作過許多「聯英反美」的工作，據作者推測，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數年來在倫敦，下過不少苦功，上述英日的根本問題，苟非一方有大讓步，固不容易妥協，不過此後海關及上海租界問題，在畑俊六任內，總會較少刺激英國。日本目前志在屈服國府，在武力準備之外，對英將不惜採取威迫利誘手段，企圖達到他的「聯英屈華」的主張。英日雙方今後的外交動態如何，這是深深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六、結論

對華四十八億餘萬元的戰費，是準備用到明年三月的。我們對此亦不必恐慌，我們的國策，已經決定長期抗擊，奸淫擄掠的敵軍，固不足以懲服中國，統治中國，而在這長期抗戰過程中，日本政治經濟機構，日益朝右傾之路，國家總動員法案徹底實行起來，自然損及財閥政黨的根本利益，護憲派在議會，在地方都有悠久的歷史，他們是要捨身護憲的。至於合法急進派，則時時在待機而動。戰爭多延長一天，日本的政情便增多一分的不安。所以四十八億數目雖大，吾人并不駭怕。即英國的遠東外交政策，縱有轉變，吾人亦應當事先預防，始終根據「自力更生」之精神，抗戰到底，以求最後之勝利。

(民意第十七期)

二、敵人政局之動向

陳博生

最近日本國內因總動員法案問題，頗引起各黨派議員之抨擊其政府，更因右翼團體採取暴力行動，占據政友民政兩黨黨部，毆打各黨議員，行刺社會大衆黨黨魁安部磯雄。於是各派議員集矢於末次信正（現任內務大臣）。社大黨本擬提出不信任末次決議案，卒因時局關係，爲政友民政兩黨所阻，未克實

現。日來又傳政友民政兩黨中有擬合組新黨，擁近衛爲黨魁之說，足見敵方政局現狀甚爲複雜，動向如何，殊堪注目，請申論之。

一 五一一、二二六事變與今日政局

自五一五事變以還，日本政局可以一言而蔽之曰，充分暴露其病態而已。多年所積蓄之病因，一旦發作，自非短期間所能治療。若謂憲法有效也，則議會僅存軀殼，政黨已成贅疣。若謂憲法已無效也，則一切法律，仍須議會協贊，政黨依然爲合法政團。此種變態，誠爲世界所罕見。當右派與中央派兩種勢力互相激盪之際，中央派既不能維持其既得之地位，右派復不能一舉而攫取合法之政權，在相持形勢之下，演成非驢非馬之局面，蓋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矣。方五一五事變之初，政黨者流尙以爲此乃偶然事變，不久即可廓清，然而不兩載而激成二二六事變，於是相顧失色，始知右派行動根深蒂固，斷非政黨力量所能排除，與右派妥協之論，漸形有力，而政友民政兩黨幹部附和其說者，亦不乏其人。在右派最初計劃，以爲欲實現其改造社會，革新政治之願望，非根本推翻現存之資本制度，經濟機構不可。屢次以暴力暗殺資本家領袖，以爲奪其領袖，即可減少其抵抗力，易於進攻。孰知資本陣營之組織，亦自有其堅韌性，殊非幾個領袖之犧牲，即可追其崩潰。且以資本家爲後盾之既成政黨，數十年來所慘淡經營之地盤，亦有其傳統關係，不易破壞。於是乃有以暴力攫取中央政權之舉，此二二六事變所由作也。惟日本數千年來所培養之傳統思想，已成一不可侮之力量，事有涉及皇室者，即爲叛逆。當二二六事變初發之時，二日間，其當局爲欲減少困難，尙未敢遽以叛軍稱此暴徒，迨經過兩日協議之後，知東京以外尙無響應者，即東京以內之參加者，亦不甚多，乃冠此輩暴徒以叛軍之名，而討伐令亦隨之而下。大義名分既定，即欲動者，亦不敢有所動作，此輩叛軍偏促一隅，內之團結力既不堅強，外之同情者亦寂無聲響，遂一蹶而不可復振。此一段事實，卒使右派不得不改變其行動方針，而成今日之局。

山下 右派組黨

右派既嘗暴動慘敗之苦痛，故於二二六事變後，決定改用合法途徑，以取得政權。所謂合法途徑者，即在現行憲法之下，取得合法地位，以合法手段，爭取政權。組織政黨，其一也。參加內閣，其二也。組織政黨，似易而實難。每一新黨之產生與生長，必須經過幾多困難與歲月。政友民政兩黨皆於四五十年之奮鬥，始有今日之地位。即社會大黨亦歷十五年以上之苦戰，在議會中始占二十餘名之議席。故組織新黨，第一必須有偉大領袖，第二必須有充分財力，第三必須有有力政綱，第四必須有長期奮鬥。四者缺一，不易成功。且所謂右派，意見亦極紛歧。各組團體，達五十餘個之多。其最有力者，厥爲少壯軍人所組之櫻會（現已解散）等。故言右派，必須深刻觀察少壯軍人之行動。當初少壯軍人所最崇拜者，獨有真崎甚三郎。真崎因二二六事件被捕，雖以證據不充分，未曾起訴，而其犯罪意思，本極明顯，在社會上無再起之可能性，故又轉而擁戴末次信正，此末次得任內務大臣之由來，與乎各黨集中攻擊末次之原因也。右派欲藉末次之聲望，獲得社會信任，近衛一旦辭職，即推彼繼任，依政治力量改造一切。猶憶當昨年林銑十郎組閣時，其組閣參謀長十河信二（即興中公司社長）主張以末次任海軍大臣，卒因永野修身（當時海軍大臣）之反對，其議始寢。吾人於此可以推想末次與右派運動前途關係之重大。現末次因未能盡力取締有派黨行，遭受各黨抨擊，末次信望必爲之一落千丈，此後有無組閣希望，及能否爲右派領袖，則成一疑問。余所以敘述此事者，蓋右派明知組織新黨不易成功，欲利用末次過去在海軍部內所獲得之威望，糾合既成政黨，改組新黨，雖末次爲黨魁。而後右派在法律上乃能取得合法之地位，在政治上乃能取得合理之發言權。今末次既受創，則右派計劃，又爲挫折。在今日日本政界中，欲於末次之外，求一適合右派脾胃之人物，誠屬不易。平沼既爲樞密院議長，自不能直接與聞政黨之事。平沼派之鹽野（現任司法大臣）等，資望尙淺，未足號召。是右派組黨計劃，恐在最近將來，

無實現之可能也。

三 近衛維黨

自來近衛組黨之說，又甚盛。世人每以近衛組黨與右派維黨等量齊觀，此實錯誤。近衛雖接近右派，然非純粹右派。由右派觀之，近衛尙微偏中央派，故余恆稱近衛爲「修正的右派」。彼於右派與中央派之間，自居於中間的地位。既成政黨洞悉現時局勢，舊式政黨政治斷無復活希望，長此唯唯諾諾於他人內閣之下，黨勢終必日蹙。且政黨中有力領袖，俱已云亡，生存者皆爲二三流以下人物，既無進取右派之氣魄，又無孤軍堅守之毅力。政友會所賴以供給財力之中島和久平（現任鐵道大臣），久與右派通聲氣，冀可開拓其未來之政治路線。民政黨所屬目之永井柳太郎（現任遞信大臣）亦夙有組織新黨之意。中島永井與近衛皆有默契。昨年春初，在東京郊外，密商組黨事，在座者有近衛，廣田，有馬賴甯，林銑十郎，中島，永井，河田原稼吉等。機事不密，爲新聞記者所聞，消息所播，舉國譁然。其未成原因，似由近衛本人尙在徘徊觀望之中。彼自願體力，不堪膺此繁劇。且聞西園寺頗不與近衛投身政黨，蓋西園寺所期望於近衛者，欲彼爲其後繼者也。當近衛組黨之時，彼都復傳新黨行將實現，然因種種阻礙，未成事實。近衛以爲欲實現舉國一致，與其組黨，毋甯無黨，尙易周旋於各黨之間，此蓋亦自有其一理。然則時至今日，組黨之說胡爲而復盛乎？余因未得充分材料，可資研究，未敢遽下斷言，以意揣之，不外下列四因。第一、既成政黨如政友會民政黨中之一部分自中日戰事發生後，更痛切感覺右派氣焰益不可當，而驕兵悍將對於政治之發言權，較前更爲有力，欲以既成政黨之力，阻此狂潮，有類輕臂當車，益顯其不自度量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既成政黨乃欲擁近衛，而別組新黨，使在相當程度內，得以阻止右派極端行動。惟政友民政黨究有若干黨員贊成此說，現尙無確切估計，就大勢觀之，或不若少數。第二、近衛本有組黨之意，惟因各方關係，甚爲微妙複雜，躊躇不決者在此。最近或因大勢所

趨，非挺身而出，無以挽此危局，而各方情勢，亦有有利有近衛組黨，故彼亦毅然以此自任。近衛門下，策士濟濟，所謂國策研究會，國策一新會，國策審議會三團體，皆為近衛夾袋中人才所蓄集之機關，亦可謂為近衛之智囊團。此輩策士或亦洞察時局，前途艱鉅，舍近衛莫能任之，故亦贊成組黨之舉。第三、右派方面逼迫近衛，較前益力。以近衛個人力量抵制，已有筋疲力盡之勢。此後非以更大力量來相防禦，即近衛個人在政治上立場，亦將不保，此或為近衛不得不組黨之苦衷。設近衛果能糾合政民兩黨重要分子，組織新黨，而近衛門下策士亦全部參加，則新黨在社會上或可獲得一大力量，毫無疑義。第四、資本家鑒於右派勢力之繼長增高，維持既成政黨，於事無補，曷若擁戴近衛，別樹新幟，尚可產生新力量，與右派對抗。近衛思想雖微嫌右傾，但因其門閥關係，維持現存資本機構，當然不成問題。即使實行國家統制各種企業，而其程度亦不若右派之甚，故為避免右派攫取政權計，此時擁戴近衛組黨，似為有利。上述四點，似為最近近衛組黨說所由來。

惟近衛組黨，尚有許多困難，未可忽視。近衛是否有克服此困難之手腕與能力，則唯有待事實之證明。所謂困難者，第一、近衛如果組黨，則新黨所處之地位，既在中央派與右派之間，而政友民政兩黨未必全部參加，所剩餘之黨員必堅守自由主義之殘壘，以與右派或修正的右派奮鬪。而中央派以左之社會大眾黨以及最左派之勞動同盟派等，皆必以新黨為目標，而與之為政治上之鬪爭。即右派亦必不滿新黨態度，是新黨將立於前後夾攻之地位，其困苦可想而知。近衛能否從此困苦境遇之中，打開一條血路，不無疑問。第二、近衛如果組黨，則右派勢必組黨，以與近衛對抗。現時之東方會國民同盟等右傾政黨以及未成政黨之右派各種團體，難保不為大勢所迫，合而組織純正右派政黨。即欲堅守自由主義之陣營之政友民政兩黨黨員亦必設法吸收黨外同志，另組一黨。社會大眾黨內部本有兩大潮流，其一派為贊成右派，接近軍人者，即現任該黨幹事長麻生久等，其代表也。其一派為贊成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

主義接近者，即其黨魁安部磯雄等所統率者。若政友民政兩黨果因近衛組黨而分化，則社大黨難保不受刺激而有所變動，前者與近衛合流，後者與政民兩黨殘餘黨員合作，並非絕無可能性。如是，則日本政界之分野，較現時益為明顯，而鬥爭之烈，亦可想見。以近衛之聲望，及新黨之政綱，是否可以獲得多數民衆之擁護，誰亦不易斷言。惟吾人從日本當前政局趨勢觀察，既成政黨已成強弩之末，苟非改造，決不足以適應將來時局。既成政黨之煩悶，已非一日。在議會中雖擁有多數議席，終不能對於超政黨或無視政黨之內閣，予以進攻，其自身力量之薄弱，與乎社會輿望之墮落，可想而知。近衛思想雖非既成政黨所悅服，然舍近衛以外，更無他人足以肩此艱鉅，則既成政黨欲利用近衛，以恢復政黨政治，自為必然之結果。即使近衛不成，亦當別覓其他適當人物，打開此種僵局。故近衛組黨是否成爲事實，吾人雖不願憑空遽下斷語，但於最近未來中，新黨之產生，必難避免，則可斷言，此觀察日本政局者所不可不知也。

四 政局之將來

或謂此次近衛內閣所提出之全國總動員法案，頗有因此引起嚴重政潮之可能性。依吾人觀察，該法案雖爲各黨爭論的的，但近衛尙非絕對不許修改者，仍有妥協餘地。近衛既極力避免解散議會，而政民兩黨亦不願引起政潮，則因該法案而發生倒閣或解散議會之風波，似爲當前日本局勢所不許。蓋各方仍希望維持近衛內閣，使其政治不致有劇烈之轉變。惟日本當前政局雖不至有重大變化，而政治的鬭爭，必將因時局之演進，而益趨猛烈。因戰事之延長，右派利用戰時，以壓迫各黨之行動，將日形深刻，一也。因組黨運動之表面化，而各方衝突更甚，難免不引起意外行動，二也。因戰費之增加，負擔日重，國民生活更覺不安，人民難保不發生反抗行動，三也。戰費公債無法銷售，不得不依賴日本銀行增發鈔票，所謂惡性之通貨膨脹，終將實現，引起金融恐慌，勢不可免，四也。今年對外貿易入超，仍難減

少，現金輸出，或不亞於昨年，萬一無金可用，外匯行商，即難維持。外匯崩潰，何以善其後。此其一也。凡此問題，皆其牽涉甚者，因此難題，而漫起政治上空前的鬭爭，又爲意中事。近徇內閣之運命，組織新黨之成敗，與乎今後政治之動向，皆與此息息相關，吾人不可不以冷靜之態度徐觀其變也。

(大公報星期論文)

第四章 國家總動員法案

一 敵實行國家總動員法

胡秋原

敵已實行其國家總動員法。這是一件重大的事實。所謂重大，不僅是說明日寇政治經濟因此而完成軍事法西獨裁，不僅說明日寇業已決定賭其整個困力于進攻中國，而且說明，日寇這國家經此次戰爭試驗，更充明顯露其爲一外強中乾的「泥腳」。日寇已決定的走上自殺之路。

本人在「日寇要全變更國策嗎？」一文中，即說過日寇所謂變更國策，即是要避免觸犯他國，而集中力量于進攻我們。敵今實行國家總動員法，就是說明這個事情。

總動員法的意義

敵之所謂總動員法是什麼東西呢？這就是把整個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放在戰爭基礎之上，將整個日本人力物力財力和思想都交給軍人支配。換言之，自今日起，雖然日本還是一個近衛政府，軍人獨裁業已完成。在一種意義上，日寇在今天完成一個不流血的改變了（這因爲一來有官僚爲軍人開路，一因政策之流以過去幾次鐵錘和去勢，早已失去抵抗力）。自今以後，日本軍閥已完全「統制」日本人的生命生活與自由，「統制」日本的工業、商業、礦業、交通、物價，而同時，將盡量壓榨其國民汁血，剝奪

其人民一切權利，併侵奪其財利和潤。日寇的議會也可說在今日完全斷氣，以後一切都由日本軍閥挾倭皇之「勅令」爲所欲爲了。動員法在敵議會討論時，日寇企書院總裁磯正雄曾答覆質問說：

「今日不足談所有權及憲法論的時期」。

我們曾經屢次的說，日本軍閥是對內對外同時作戰的，今日日本軍閥對華進攻，而進攻業已失利，但在其國內則得到決定的勝利。日本軍閥已利用動員法這一法律形式，建立其非法的獨裁了。日本軍閥多年以來把持日本政治經濟之勢，至是已完全實現了。這可說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治上的一個大變。不過因爲由來也漸，或使大家不大詫異而已。

日寇總動員計劃之發展

日寇之實行國家總動員法，一方面固由于日寇軍閥專政之野心，同時也由于軍閥對外冒險之必要。但是，日寇今日之實行總動員法，也是出乎日寇意外的。

日寇產業之軍事的統制，自不自此始。一九一七年寇開始頒布軍需工業動員法，九一八的那一年，又頒布重要產業統制法。瀧溝橋「事件」後的七七一屆敵議會中，敵軍閥就想將總動員法通過，終因內部反對，只通過調整資金統制輸出人等法案，到今年七十三屆議會中才將它通過了。

日寇總動員機關，也是一步一步來的。一九一八年敵設軍需局，一九二〇年與統計局併爲國務院。一九二六年敵陸軍部設整備局。一九二七年敵內閣設資源局的動員中心機關。資源局，整備局與海軍軍務局于去年十月合併爲企書院。這是動員法的製作者，同時也就是日寇侵略政策的最高參謀本部。

日本軍閥不僅用企書院指導日本政府政策，去年十月，又設立內閣參議官十名，網羅宇垣荒木等在內，實際操縱內閣。然日本軍閥還嫌不夠，十一月設立大本營，至是日本內閣已完全成爲日本軍人的副官處。然而軍人還嫌不夠，最近敵人一面有改組內閣的計畫，前大本報載近衛已着手改革議會機構。設

一大諮詢機關代替議會。日本軍閥不憚一步一步把持政權，并已一步一步奪取政權了。

三 日寇總動員與中日戰爭

然日寇之實行總動員法，即竭國力于戰爭，原是以世界戰爭為條件的。在總動員法案討論及通過之時。日寇政府曾鄭重聲明，此案在對華作戰及決不予實施。大家知道，日寇至今還在將中日戰爭稱為「事件」，而今日還在稱為「準戰時」或「由準戰時到純戰時」，但總動法之實行，是說明日寇已到「純戰時」了。日寇今日實行總動員法，是要竭國力于應付中國戰爭。然日寇之處心積慮，原是準備對世界作戰的。今日于侵華失敗之餘，遂不得不企圖將全部力量作孤注之一擲，這證明日寇戰略政略之完全破產了。日寇今日是作最後一逞，我們可以說，無論勝敗，日寇必亡。因為萬一日寇對我們勝利，日寇自己也完了。日寇已不堪任何列強之一擊了。然而日寇今日之總動員已不足畏。日寇終必失敗。

因日寇到今日今時集中全力對我，已經太遲了。日寇總動員法雖然今日才正式實行，但也已經「動員」不少。同時也還必須指出，雖說日寇是想在今天對我作孤注一擲之戰，日寇也還畢竟不能真正傾其所有前來進攻（其不能傾其所有壯丁前來作戰，更不待說）。這不僅因為日寇說總動員法之實施，仍將以一部分為限，而是因為日寇今日之不得不實施總動員法，實在由于過去日寇輕視我國，算盤完全打錯，以致對華戰費之籌措與物質動員，不得不將日寇準備作世界戰之「資本」與規模，挪來作用，雖然此項資本業已動用不少了。但我們也決不能輕敵。今日在我們紀念建國之日，我們也必須認識我們有更艱苦的任務，真正實行全國動員抗戰。

（時代日報五月五日社評）

長期戰下日寇的國家總動員

一 總動員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物資總動員

林雲谷

所謂國家總動員是全體國民和全部國力一齊發動的簡稱，意在動員全國所有的人的資源和物的資源而與對手國決鬥，以達到戰爭的目的。這種戰爭的方式，是上次世界大戰所經驗而得的結論。因此，自從世界大戰告終，處心積慮侵略中國征服世界的日寇，即設置一個直屬內閣總理大臣指揮的新機關，叫做內閣資源局，專事研究國家總動員的理論和實際的問題，預備一朝有事，立即設法動員全國人的和物的資源，以事戰爭。

在日寇的眼光中，政治不安定，教育未進步，工業尚落後的中國，只是他們的俎上肉，他們的真正的戰爭對手，陸空方面是蘇聯，海空方面為英美。他們並且相信，如果不是有歐美列強環視着遠東，阻礙着他們宰割中國的進行，則他們當早已成為「東亞的安定力」（日寇前外務省情報部長現駐瑞士公使天羽英二語），而為遠東的主人翁了。因此，他們從製造「九一八」事變而強佔中國東北四省並未遭逢強有力的抗戰時起，他們益不把中國放在眼中，祇將侵略中國的進行，當作陸空與蘇聯或海空與英美一戰的準備。就是去年「七七」事變引起了中國的全面抗戰，他們亦相信必能速戰速決而得到第二「上海停戰協定」或第二「塘沽停戰協定」的結局。所以他們當時的應付方策，是側重在速戰速決後排斥第三國阻止中國「屈膝」的準備工作。換句話說，日寇製造「七七」事變而引起中國全面抗戰之初，他們所提防的，並非中國方面的強有力的長期抗戰，而是侵略中國速戰速決的結果，勢將引起第三國方面的強有力的反響，且將引起其理想中的真正戰爭的可能。他們為未雨綢繆計，固然毫不放鬆其侵略中國的進行，冀將侵略中國所得以充實其對第三國作戰的資源，但是尤其注意完成對第三國作戰的準備，所以他們乃趁著進行侵略中國的時候，格外努力從事國家總動員的試驗。

日寇自從明治維新以來，軍國主義久為立國的根本方針，在嚴密的徵兵制度之下，早已造成通國皆兵的狀態，一旦對外國發生戰爭，他們要徵召國民當兵，自然不成什麼問題，所成為問題的，是國民之

間會不會有反對戰爭或厭惡戰爭的思想和運動。假使國民之間有了反對戰爭或厭惡戰爭的思想和運動，則不單人的資源總動員方面難得盡善盡美，甚至物的資源總動員方面，亦將連帶地受着重大的影響。因為政府從事戰爭之際，國民若竟反對戰爭或厭惡戰爭，則雖然政府可以用嚴峻的法律強迫國民上前線直接參戰或在後方間接參戰，然而反對戰爭或厭惡戰爭的國民，他們參加戰爭既是被強迫而來，則在前線自然難望他們成爲視死如歸的英勇鬥士，而在後方亦自然難望他們成爲慷慨助戰的良好國民。這種國家總動員的常識般的道理，日寇當局決不會沒有的。何況遠在三十年前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民間即已有過井山澤幸德秋水等社會主義者的反戰運動。近二十年來，一因上次世界大戰經過四年的殺戮，死的有九百萬人，傷的達二千萬人，損失的財產共四千萬萬元。這種人類史上的空前浩劫，本已給予軍國主義下的日本國民以一大教訓，一因戰後社會主義思想的流行，格外給予資本主義下的日本國民以非常刺激，所以晚近日本民間的反對戰爭或厭惡戰爭的思想和運動，只有比昔日更爲普遍。對於這種等類日寇當局亦決不會忽視的。因此之故，當日寇從事試驗國家總動員之時，固然對於國家物資總動員極爲注意。但是對於國民精神總動員尤爲注意。日寇當局雖始終未嘗宣佈其試驗國家總動員的原則，但根據他們自七七一事變以來從事國家總動員的動態而論，則他們爲求能使全國人的和物的資源悉用於戰爭之故，顯然有意以國民精神總動員爲國家物資總動員的準備，並以國家物資總動員爲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實行。

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物資總動員的試驗

關於國家物資總動員的試驗，因其目標是完成戰時全國物的資源總動員，其方式是將平時經濟機構編成戰時經濟機構，其結果是使國民所有的金錢、物品和技術悉由政府統制運用，以充實對外作戰的力，概括地說，這種試驗足以使原有的經濟機構和經濟活動發生劇烈的變動，而這種變動則足以促成經濟

濟上的革命，影響老百姓的生活，剝奪資本家的利益，所以近幾年來日寇軍部雖極力主張試驗國家物資總動員的必要，但這種試驗的進行，日寇財閥既極力阻撓，日本國民亦極力反對，卒成爲近年日寇政局不安的因素之一。不過，日寇軍部主張進行國家物資總動員的試驗，是強佔中國東北四省之後欲進一步侵略中國而謀征服世界的應有的準備，這種準備的終極目的，是替財閥爲中心的日本資本主義謀覓資源和市場，所以經過相當時期的爭執和疏通之後，軍財兩閥之間終於成立諒解和妥協，在「七七」事變以前，日寇當局即已在其財閥的同意之下，次第施行「外國匯兌管理法」「輸出入限制法」「軍需工業動員法」等等，開始進行國家物資總動員的部分的試驗。迨「七七」事變引起了中國全面抗戰，日寇爲擴大其國家物資總動員的試驗範圍，加緊其國家物資總動員的試驗工作之故，乃於九月四日臨時召集第七十三屆議會的時候，再提出通過「臨時資金調整法」「改正外匯管理法」「輸出入臨時措置法」「臨時船舶管理法」「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米穀騰急措置法」等六種有礙金融、工業、貿易、農業、運輸及消費各經濟部門的統制法案。

然而，日寇當局因爲對於國家物資總動員正從事擴大試驗範圍和加緊試驗工作，其進行需要國民協助之處極多，加以「七七」事變引起中國的全面抗戰之後，內務省雖然下令限制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八月十五日東京警備司令部且下令取締「流言蜚語」，但是依然不能制止民間反戰思想的傳播，爲此之故，日寇當局乃決定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藉藉此一方面鼓勵國民實行節約消費等等的協助，以完成全國物的資源總動員的計劃，他方面統一全體國民的思想動向，使全體國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侵略戰爭上，以便消極地軟化民間的反戰思想和運動，積極地策全體國民起來直接間接參加戰爭，完成全國人的資源總動員的目的。

因爲日寇當局認爲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是當前的急務，所以在第七十三屆議會，便特別提出通

過文部省五十萬元，內務省二十萬元，一共七十萬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費用預算。這議會閉幕，日寇當局即決定從九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十二日止的一個月內，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第一期的宣傳期間，自十月十三日以降則爲第二期的實踐期間。當九月十二日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大會的時候，日寇當局自近衛文磨以下，出席演說的很多。十三十四兩日內務省則召開全國府縣政府的總務部長會議，指示推動這種由上而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方针和目標。在此宣傳期間，日寇當局曾向一千三百萬戶人家散發「我們應當做什麼」的傳單，至於他們所傳播的宣傳口號，則有「發揮日本精神」「舉國一致堅忍持久」「節制消費」「勞資合作」「平衡國際收支」「撫養軍人家屬」等等。

同時，日寇當局爲使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能在實踐時間獲得非常效果之故，中央方面乃由內務大臣馬場鐵一，文部大臣安井英二，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三人邀請海井忠正，岡部長景，香坂昌康，藤厚銀次郎等著名的貴族官僚財閥於九月二十七日，共同發起組織「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然後分頭拉攏或直接命令各民間團體參加合作，於九月三十日召開各加盟團體代表會議，推定有馬良橋大將爲會長，於十月十二日在日比谷公園宣佈成立，開始所謂官民合作的中心活動。其經費是取給於文部省的前述的五十萬元。至於地方方面則由各府縣政府人員聯合各民間團體，組織「國民精神總動員實行委員會」，進行官民合作的地方活動，其經費是取給於內務省的前述的二十萬元。

三 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失敗

在日寇當局左手權力右手金錢以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時，其前述的部分試驗國家物資總動員的各種法案，亦已先後奏請日皇核准施行，而爲便於運籌戰時設施及完成國家總動員計劃之故，且於十月一日決定將內閣資源局合併於內閣企劃廳，成爲內閣頭腦機關的企劃院，並於十月十五日設立內閣參議制度，網羅統治階級中的軍財政官各界的有力代表人物爲參議官，以加強內閣動員全國的統制力量。其後

因中國抗戰力量的堅強，在上海方面表現得尤爲顯著，使素來輕視中國軍隊的日寇當局，更以爲如果迅速戰速決徹底征服中國，則欲爲遠東主人翁的前途必將夜長夢多，所以到了十一月二十日便成立統一陸海軍令的大本營，打算乘着中國軍隊棄守上海的機會，引誘中國當局簽訂城下盟，如遭中國方面的拒絕，則實行侵擾閩粵，圍攻武漢，以達其「屈膝」中國的目的。詎知直至十二月十三日中國軍隊棄守南京之後，中國當局決心抗戰到底的態度依然毫不動搖。當時假定沒有日寇飛機轟炸長江中美艦巴納號和英艦蜜蜂號的事件發生，日寇即按預定計劃而毫無顧忌地侵犯閩粵，但其圍攻武漢的企圖也不是容易可以實現。因此，當南京陷落的翌日，日寇近衛文麿即向其國人發出「應該覺悟真正的持久戰」的警告。迨巴納號等美英軍艦被炸的消息接踵而至，日寇當局只好暫行放棄侵犯閩粵的預定計劃，而益加緊其準備長期作戰的工作了。

侵略中國而要長期作戰，這完全是日寇當局所不願有的失敗。日寇當局在表面上雖然毫不承認有這種失敗，但在實際上則早已從事預防這種失敗所招致的危機，明白些說，早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大本營成立的時候，即已打算從速完成國家總動員的計畫，以便早日集中統制運用全國人的和物的資源以專戰爭，希望藉此繼續侵略中國之後，猶有餘力以排擊第三國阻撓中國「屈膝」。因爲他們早就有此打算，所以日寇當局一方面命令內閣企劃院進行起草「國家總動員法案」，預備於今春提出通過議會，一方面則加緊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以期造成國家物資總動員的便利。但不料截至去年十二月底，全國一道三府四十三縣中，完全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僅有北海道、大阪府及兵庫、新潟、岐阜、山形、富山、德島、高知等七縣，部分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則有東京、京都二府及長崎、奈良、靜岡、山梨、滋賀、岩手、青森、福井、島根、廣島、香川、愛媛、福岡、宮崎等十四縣，尙未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竟有神奈川、埼玉、羣馬、千葉、茨城、栃木、三重、愛知、長野、宮城、福島、秋田、石川、鳥取、岡山、山

口、和歌山、大分、佐賀、熊本、鹿兒島、沖繩等二十二縣。這種國民精神動員不起來的現象，在去年十二月半以前當必更甚，所以十二月十四日，日寇末次信正代替馬場鏐一為內務大臣，立即為鎮壓民間的反戰思想和運動而通令全國警察，於十五日大事搜捕全國有反戰思想和反戰行動的文士，學者、議員、工人、農民三百餘人，如加藤堪十、山川均、鈴木茂三郎、豬俣津南雄、大森義太郎、向坂逸郎、荒畑寒村、中西伊之助等著名人物，均在其列，至二十二日則下令解散日本無產黨等有反戰嫌疑團體。同時為切實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起見，特將日寇當局希望其國民從今年元旦起實行的與國家總動員有關的事項，印成傳單，首先分發東京一百多萬住戶，以示提倡。其要點是：（一）為「刷新社會潮流」而「每朝淨心搖拜宮城，祈禱武運長久」；「以身居戰場的精神，鍛鍊身心，努力工作」等等。（二）為「後方援助」而「誠懇弔唁戰死將士，慰問傷病將士」；「誠意送出征將士並寄慰問書，慰勞品」；「時訪問出征將士的家族或陣亡將士的遺族，予以勉勵安慰或幫助」。（三）為「協力非常時經濟」而「愛惜棉、毛等原料仰給於輸人的物品」；「廢止舶來品的使用」；「節約金製品」；「愛惜煤、石油等軍需必要品」等等。（四）為「愛護資源」，而「以國貨代替舶來品」；「廢物利用」；「小心火燭」等等。

四 國家總動員計劃的通過

物的資源貧弱是使日寇「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寇故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的奏摺中語）的原因，也是日寇這次侵略中國愈求速戰速決的原因。日寇於強佔中國東北四省後，雖然多少減去了燃料如煤、食糧如豆等不能自給的恐慌程度，但如鐵、石油、鉛、錳、錫、鋁、磷、棉花、羊毛、橡皮、皮革等戰爭必需的原料，其大部分依然須仰給外國供給。關於這些軍用必需的原料品之儲藏，日寇在其強佔中國東北四省而積極備戰的時候，固會有大量的增加，但其所儲藏的數量，決不能夠其長期作戰之用，所以日寇於其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初，即注意鼓勵國民節約消費，消侵略中國不能速戰

速決而須長期作戰之時，便格外鼓勵其國民愛惜輸入的戰爭原料及節約各種物品的應用。

然而，日寇侵略中國本非其國民的公意，故日寇當局深知欲完成其應付長期戰爭的國家總動員計劃，於鼓勵國民之外，還須加以強制的推動。同時還須根絕國民之間的反戰思想和運動。是故在今年春通常召集的第七十三屆議會開會期間，日寇當局既於二月一日再事搜捕大內兵衛、阿部勇，有澤廣己，腸村義太郎、美濃部亮吉等著名的文士學者，以鎮壓民間的反戰思想和運動，復於同月十一日由司法大臣鹽野季彥、遞信大臣永井柳太郎聯合軍閥林銑十郎、川島義之、阿部信行、柴木貞夫、貴族一條實孝、井上清純、三室戶敬光、政客濱田國松、川村竹治、津雲國利、賴母木桂吉、櫻內幸雄、富田幸次郎、官僚秋田清、吉田茂、唐澤俊助、自鳥敏夫等統治階級著名人物，共同發起以發揚日本精神為目標的「大日本運動」，以鼓勵國民忠君愛國的熱誠，更於同月二十四日向議會提出前所未有的「國家總動員法案」。冀藉此法案的通過，政府得有強制國民必須長期支持對外侵略戰爭的權力。

日寇當局在其提出議會的「國家總動員法案」中，明白地說：「甲、所謂『國家總動員』是指戰時（包括準戰時的『事變』發生的場合）之際，爲了完成國防目的，使國家的全力能最有效地發揮，而將人的及物的資源統制運用而言。乙、所謂『總動員物資』是指（一）兵器、艦艇、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資；（二）國家總動員上所必要的被服、食糧、飲料、飼料、醫藥品、醫療機械器具與其他衛生用物資及家畜衛生用物資、船舶、飛機、車輛、馬及其他輸送用物資、通信用物資、土木建築用物資及照明用物資、燃料及電力；（三）上列各種物品的生產、修理、及保存所必要的原料、材料、機械、器具、裝置及其他的物資而言。丙、所謂『總動員業務』，是指（一）關於總動員物資的生產、修理、輸出、輸入及保管之業務；（二）關於國家總動員上所必要的運輸、通信、金融、衛生、家畜衛生及救護、教育訓練、試驗研究、情報及啓發和宣傳、警備等業務而言。丁、政府於戰時之際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之時，得依勅令：（一）

(一) 使用或收用總動員物資；(二) 在不妨礙兵役法的限度內，徵用帝國臣民，使從事於總動員業務；(三) 備成木匠民、日本法及其他團體，對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所施行的總動員業務，加以協力。戊、日本臣民違反本條各條的規定的，政府得按照情形，處以五年以下的監禁或一萬元以下的罰金，或併科以嚴禁和罰金。其餘文雖有五十條，其要點則大致如上述。

當國家總動員法案通過議會之時，雖曾引起兩院尤其是參議院的劇烈的論辯，然因時值日寇侵略中國的軍隊，欲謀打通滿洲鐵路，歷時三月而無成，在中國方面愈戰愈強的重壓之下，日寇勢須長期作戰業已毫無疑問，所以名為代表國民的參議院議員，他們對於該法案所質問的焦點，並不在於「有無必要」問題，而是在於「如何適用」問題。結果經過政府首腦近衛文磨等，一再發出準備長期戰爭的呼籲，並明確尊重憲法而不樹立法西斯政權，及答應改革官制而免官僚肆意危害國民的自由和權利之後，便無修正地通過了這個驅策全國人力物力作戰的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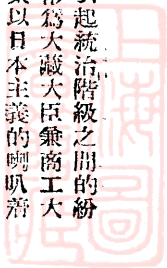
五 國家總動員計劃的對華實行

「國家總動員法案」通過議會的時候，日寇當局本會約定在侵略中國的「事變」階段上，暫不奏請日皇核准施行此強制動員全國人財和物的資源之新法律。可是，三月二十七日議會閉會之後，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於四月二日開幕，加強其繼續領導全國抗戰的偉大力量，而日寇侵略軍隊在台兒莊敗北，又證明中國抗戰軍隊愈戰而愈勇。且寇當局面對着中國政治軍事各方面的進步，日視其「泥足」踏入中國廣大土地上的「水池」中，業已愈陷愈深而成騎虎之勢，幾經考慮之後，乃決定作孤注的一擲。所以當四月中旬日寇內閣魁首近衛文磨決定幹下去之後，除於四月二十一日內閣公佈實施節約的計劃，二十三日由商工省頒布限制人民以銅作日常用器的條例，並於五月三日決定四日公布於六日起實施「國家總動員法」的大部分，對於中國強有力的抗戰，雖仍然稱爲「事變」，但畢竟已由此新法律的施行，表明其

無言地承認爲「戰爭」了。

日寇當局既然決定違背其議會的諾言而提前實施「國家」總動員法，爲使不致引起統治階級之間的紛擾，尤其是財閥的阻擾之故，乃決定改組內閣，起用久爲日寇財閥軍師的池田成彬爲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同時爲加強日本主義的國民精神運動以鼓勵國民支持侵略戰爭之故，乃起用素以日本主義的喇叭著名於世的軍閥荒木貞夫爲文部大臣，而爲希望改頭換面以尋求用和平妥協的方式使中國「屈膝」、且能避免與第三者衝突之路起見，乃起用從來被人目爲穩健派領袖的軍閥宇垣一成爲外務大臣，而爲調整侵略中國的軍事陣容、以一新內外視聽轉移師老無功的局勢起見，乃起用少壯軍人中最有力的領袖板垣征四郎爲陸軍大臣。內閣經過這次的大改組後，至六月二十三日乃決定開始國家物資總動員運動，由近衛代表內閣發表聲明，申訴物資總動員的動機，並由池田以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的地位發表談話，解釋物資總動員的作用。其計劃歸納起來，不外四點：（一）維持外匯；（二）擴充軍需資財；（三）抑制物價騰貴；（四）勵行消費節約。

自是以來，日寇當局爲節省皮革及橡皮用品起見，業已規定除軍火外，全體國民一律改以布鞋木屐爲代用品。爲節省洋灰鑄鐵及其他建築材料用品起見，官方如內務省不能不停止築路，改建港口及疏濬河道，遞信省不能不減少電話裝置及停止建造郵船，鐵道省不能不停止建築新路線及門司下關間的海底隧道等工程，民間許多製造軍需物品無關的大小工廠亦不能不暫時閉門。至於因此變動而失業的職工，日寇當局則準備改用訓練充軍需工業的工廠辦法去。爲降低統制民間的日常用品和消費之故，特由商工省及農林省會銜布告禁止人民開私藏物品二十九種，如麵粉、糖、肉、蛋、牛油、茶葉、咖啡、冰、火柴、紙、皮革、肥料、飼料、煤、石油、染料、棉花、麻、鉛、藥品、瓷瓶、陶器、化學用品、五金、鉛等。均在其中之列。日寇當局現已決定從七月二十一日起至八月二十一日的一個月間，全國分別舉



行「節約運動宣傳週」，提倡一般生活的單純化。其宣傳要點：（一）禁止使用棉花、羊毛、皮革及金屬的製造品；（二）節省使用紙、橡皮、汽油、煤、電力等日用品；（三）停止建築新屋，獎勵儲蓄購買公債；（四）禁止一切宴會；（五）廢除一切禮俗上的通稱及贈送；（六）禁止新製洋服，提倡不佩領帶。

總之，中國抗戰經年，業已使日寇當局不能不正其低估中國抗戰力量的錯誤，不得不使用其預定對付蘇聯英美的戰爭手段以應付中國的抗戰局面，因此，在其從部分的試驗國家物資總動員轉變為完全實行國家物資總動員的過程中，為求取得其國民的協助之故，不能不極力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鼓勵不足。則加強制，強制不行，再加鼓勵，以此循環推動的方式，驅策其全體國民以侵略中國。日寇當局明知其戰時經濟是基礎脆弱的「泥足」，所以自從攻陷南京而覺悟戰爭延長不能避免，便拚命完成國家總動員的計劃，以心節約消費，統制生產，以維持其戰時經濟的耐久。日寇當局憑藉其「警察國家」的統制力量，自然可以澈底施行其「國家總動員法」，而其戰時經濟的崩潰，因此或可稍為展緩。但是，如果中國方面繼續抗戰下去，則日寇必不能維持其富強，必將減弱其對蘇聯英美的國防力量，必將使其覺悟進行長期作戰的前途只有黑暗的滅亡。

（國是公論第五期）

第五章 敵閥改組的觀察

一 日本內閣改組的透視

王日叟

日本自受我堅決抗戰之震撼以來，其國內政情之激衝急變，在時間上有超越數十年者，而在實質上

尤蠢動搖反覆之極致而益失其重心。且尙無重建新重心之可能。此次內閣改組，係以宇垣一威代廣田爲外相，荒木貞夫代木戶之兼職爲文相，池田成彬代賀屋爲藏相并代吉野而兼商相，雖在表面上數月來之內閣改組問題似已告一段落。然其實質上之顛雜無力，缺乏重心，一仍如舊，此在日本爲最可悲之危機而無可如何者也，故嘗謂：日本正如有一好建築物，本可經久，及至遭我抗戰，則如上落炸彈，下有地震，其間分秒變化，每超過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故不可以前數年前乃至抗戰前之常習眼光觀察，否則易陷於惰性的誤謬，而把握不住真象矣。

一 日本政情之質的變化與重心之喪失

日本自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死，政治上實際已失重心，乃半由西園寺、半由原敬、田中、濱口、等軍政二流人物，藉議會制度，搭架而成一脆弱的重心，但延至九一八事變，又被狂風吹倒。此時不僅西園寺衰老權威已失，即議會與政黨亦日趨沒落，而宇垣受制武藤、荒木、真崎、雖一時有繼起之外表，而資望才德又皆不足。自武藤死、荒木退、真崎囚、僅剩自鄙或鄙以下之寺內、杉山、板垣、磯谷、石原等小鼠跳梁，於是財閥胆破，識者心寒，國民迷罔，此在日本政界實爲明治維新以來未曾有之分崩混亂。而近衛適爲模稜兩可玲瓏八面之佳公子，被逼上梁山，勢將成爲崩潰前之祭旗犧牲。

自九一八至七七，所謂改革派勢力日趨高張，雖儼然有重建新重心之可能，但不料遭我抗戰，竟及三月，而革新派在其國內信望一落千丈，且怨謗叢生。內閣一再局部改組，終於軟弱無力，近衛漸漸退志，然不獨無適當後任，且恐孱弱點於中外，故設法謀加強內閣而實行所謂「內閣參議制」(即等於不管部大臣)除新派吳味之荒木、末次、池田、松岡等以外，最可注意者：爲宇垣、安保、鄉男、町田等保守派巨頭之加入！

尤其宇垣：在數月前奉命組閣，苦心疏通，竟遭新派反對而流產，并憤而辭去大將，今不旋踵而不

得不敦請出山，移樽就教，此等質的變化，意義極爲重大，舊派固屬迴光返照，而新派之不足成爲重心，已屬鐵證。

參議本爲補強內閣，而結果新舊各半，對立依然，且昔爭於野者，今爭於朝，近衛更窮於應付，故去冬退志益堅，乃請出天皇，爲近衛與軍閥減少困難，即所謂大本營制是也。一般人以爲大本營專爲對華而設，實則內政上之需要居多，（由大本營去「戰時」兩字，及「四月三日以前日本并未動員」）至今不敢宣戰三點，可以證明）對華不過副作用耳。

因有大本營，則近衛之困難，可由「大本營與內閣聯絡會議」減消若干，而軍閥遇有重大困難，則可在大本營御前會議，藉閑院宮伏見宮等老輩親王，相當劫持天子，此大本營設置之實情也。

尤可注意者：戰時大本營條例，乃明治二十六年及三十六年勅令所定，本爲戰爭而設，今忽變祖宗之法，去戰時兩字，并擴充適應於事變，當時閣議中，末次反對變更，而主張對華宣戰，馬場則根本反對設置大本營，然非此不能延長內閣生命，而使政局小康，故卒成此畸形制度，並於設置之前夕，下詔廢止明治手定之戰時大本營制焉。是即前此所謂「日本政情分秒變化超越數十年者」也。

近衛組閣以來表面雖負全國之虛望，實際乃不能專斷一事，始而投機新派，而新派無重心，而設立內閣參議會，然其矛盾自縛，亦如前述。此時德日皇亦如明治英武，則大本營可救日本。無如昭和無能，且爲新派之眼中釘，而舊派之不能掌握日本，已有十年歷史證明，新派之不能成重心，亦由參議制及此次改組，均必邀宇垣一派，尤可想見。故近衛內閣暫時表面雖唱舉國一致，而背後所代表之實力，其根本衝突，無法解消，短期間固不無一度聯合反動之可能，然而內容不僅如錐刺鐵架，且冰炭同爐，一遭重壓終歸幻滅。故我惟有整齊陣容，磨礪以待，宇垣末次皆爲近衛後繼之預備，不久近衛必脫身而逃，如宇垣繼，將與新派軍人之間發生裂痕，若末次繼，則與財閥地主必起衝突，恐爲崩潰前之最後政

治形態。故真正之日本政治重心，將如我國近十年歷史，必由長期革命奮鬥中，煅鍊誕生，其今日知名之士，皆已屢試落第者也。

二 廣田之退的原因與宇垣之進的意義

廣田外相除完成有田時代之日德意防共協定，及其副產物之德意承認偽滿以外，其媚美緩俄和英以制中國之密計大部失敗。

美國近來大張軍備，增築太平洋沿岸之海空根據地，助英擴充空軍，反對與日締不侵犯條約，及否認日本獨霸西太平洋之防衛企圖，皆使日本恐怖，而美外交次長公言拒日借債，購貨須三月以內交清，及政府暗縱民間之抵制日貨，更予日本經濟財政以致命的打擊。

廣田爲籌應緒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之首唱者，此固非日本空氣所可許，然其在任中，尙欲解決漁業石油，進而解決國境糾紛，以緩和一時，不料事與願違，日俄感情日惡，近日事實上殆等於撤回使領之無交狀態，而俄在偽邊增兵調動牽制駐滿倭軍，且相當助華抗戰，皆日本所不能安枕。

英保守黨固不乏親日之士，如前次日本外匯危機之臨時維護，及中國海關之英日談判，均不無小收穫。但一面英俄海軍協定早與俄恢復遠東海軍之自由，且曾與以實際的援助，即俄助西班牙及中國軍火之運輸，皆英國暗予便利。一面英意協定不論將來成績如何，而顯然欲拆散日德意軸心無可諱言。同時英法軍事協定，除地中海紅海以外，側重遠東殖民地之共同防衛。香港九龍新加坡之增防，及星嘉坡軍港開幕，公然獨招美艦入港，而日本除總領事外，多不得參加，以及相當援華抗戰，以較日本所得渺小之收穫，實嚴重萬分。

凡此固爲日本軍閥所激成，並非廣田之過，然國際形勢之日趨不利，與廣田外交之山窮水盡，則亦無可掩飾，故不得不讓賢引退。

去年一月下旬雖奉天命不得組閣之宇垣，不及十月而邀請入閣爲參議，今且以副總理資格入閣任外相矣。日本質的激變之可驚，雖宇垣本人亦當爲預料所不及。然而宇垣完全復活乎，未也，以陸軍長老曾四任陸相之宇垣，而仍不能爲本行之陸相，以爲建統一的陸軍者，其無統制少壯軍人之實力，依然如昨，故不得不勉就外行之外相。至將來能否繼近衛爲首相，全視在任中與軍部關係及陸軍內部之變北如何，未可遽抱樂觀。

宇垣之外交經驗，以歐戰中與口口口締結對德中日軍事協定，爲日本軍人所稱道。及戰後曾參與軍縮會議爲日本人所斥責兩事而已。由其經歷，可知其任外相有兩種特殊意義：

(一) 主要爲對華問題，因南北兩僞，皆以安福殘渣爲中心，而日本對兩僞合併之理想的傀儡爲口口口，(彼奸讀歷史頗有遺臭萬年之懼，故未肯露面)在日本以對於誘之出馬以反共戰俄爲名，將往年爭執決裂之防共協定，欲藉以控制中國者，暫可於中國東部促成之。

(二) 宇垣自認國府中多熟人，或者夢想以此爲要挾，趁徐州陷落將攻武漢爲恫嚇而以名義上取消兩僞停止戰事爲餌，欲縮整個中日防共協定，以中國爲日本變相的屬國，恰和將冀東要挾冀察，如冀察願化爲大冀東，自無須保全小冀東，此種詭計將徒見其心勞日拙，國人當無受其騙者。

彼等企圖在質的方面，征服中國，與革新派無異，不過一欲澈底以武力征服，事實已不可能，宇垣則欲以口舌征服，固亦知其難成，然必將如此做法，蓋倭夢想以爲可藉此搖動我統一抗日戰線，使政府內部及地方發生對立分裂，大有助於彼武力征服之成功。此則我方必須堅定意志，鞏固陣容抗戰到底，以促彼之崩潰，而爭取最後勝利。

(三) 上述第(二)項因難成功，倘使第(一)項成功，則日本將慫恿德意承認僞府，極力編練僞軍；(如當年之參戰軍)，而調回大部軍隊，以減內部困難，將以我爲西班牙，促成華人相殺之慘局。

然而日本精力已疲，而國際形勢於彼日不利，彼之空軍及機化部隊防俄亦將自顧不暇，無多餘實力援僞，當年之參戰軍被吳佩孚一呼，猶能使之瓦解，聯國武力干涉蘇俄之駐軍，及所造之白軍，終被蘇俄驅退或擊潰，況僞全屬游魂，無一能與我方對壘者，此則不足慮也。

(四)英美法之最近對日態度，廣田已無法轉變，則宇垣更走不通，惟對德或有相當辦法。因宇垣曾任駐德武官，其故舊尙有存者，且當英意協定之後，日本必須拉緊德國，更欲藉德而拖住意大利，故與德進一步締結對俄軍事同盟，宇垣自較廣田爲宜。

且宇垣曾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长及朝鮮總督，皆含有對俄任務與相當認識，故以反俄而加緊聯德，藉轉移英美視綫，恐亦宇垣外相題中應有之義。但其活動範圍極狹，尤其不能由外交手腕，獲得國際貿易之通暢與財政經濟之援助，乃客觀的環境所鑄定。故宇垣外交愈成功，愈不能醫日本之眞病，徒增深與英美俄對立，加重國民負擔，而自促其崩潰。

三 荒木登台之意義與使命

荒木兩度駐俄，兩度參與對俄戰爭，一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长，與死去之黑澤隼，同爲當年軍人有數之俄國通，近年公開唱征俄論，與驅逐白人，爲彼得意之作。

其對內言論，爲神祕的皇道主義之篤信家，及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大法螺，當此日本國民反戰，士兵厭戰之嚴重關頭，在軍閥眼中，以爲僅末次大將之消極的檢舉彈壓，不足以振民心而勵士氣，故借重荒木說瘋話，更積極的以征俄反赤，宣揚皇道於世界等，刺戟已厭倦之軍民。無非與末次呼應，而壓迫學生，與智識份子之追隨軍閥，實則荒木與其他軍閥。何嘗不曾以此爲號召，而何嘗有效，則其爲文相之成績，恐徒增反感而爲叢驅雀，廣植革命苗圃而已。

但可注意者，荒木自二二六事變避嫌引退，本難復起，今既入閣，俄日開冒險與俄開戰，則敵將就

陸相參謀總長以遠征軍司令長官，擔任一缺，甚至組閣亦未可知。

四 賀屋吉野之退與池田之進

日本自一九二九年恐慌以來，財政經濟已入困境，就日本實情，欲保小康，自以穩健財政為有利。然此與軍閥之擴軍計劃，絕不相容，故井上暗殺，藤井悶死，高橋槍斃，此派遂不復能登台。而馬場結城依違兩可，先後投機，皆觸民怒，軍部尚嫌不徹底。故近衛組閣乃撇開財閥，選任純官僚出身之財政技術家，冀其無本身階級利害之顧慮，由專門技術上，竭盡搜括能事，以應軍閥之需索，故今次賀屋引退，至少證明由財政技術上已無法能應軍閥之浪費，即日本財政，依普通方法已陷絕境。

池田為三井系財閥，而有政治野心者，近年迭受挫折，而附和革新軍閥之統制經濟論，欲過官廳，並巧妙地謀大財閥利益之保全。且三井系素與陸軍勾結，九一八及二二六以來，其冒險的政治投資尤多，故池田出任藏相，亦似與軍閥合夥賄輸，索興典當，共謀翻本。（即欲多佔在華掠奪之權利），以工於榨取手段之池田，其應付浩大軍費之祕策，將不外左列五種：

（一）巧施通貨膨脹政策，避免直接加稅之怨憤，仍將財閥損失，於無形中轉嫁於大眾。

（二）依通貨氾濫之結果，增加民間之虛形收入，而以勸募公債，及勵行儲蓄之形式，循環吸收，減少民間直覺的反對榨取。

（三）以統制經濟名義，加緊剝奪中小商工業者之生計，以肥財閥，而以政治投資方式，轉移於軍費，並相當放鬆大工廠原料輸入之限制，以取媚同階級之大財閥，減少有力者之反對。

（四）實行大對策國營政策，移胎換骨，將事業投資之一部，協助公債推銷，而以分割在華奪得之權利為交換，謀取償於佔領地區將被苛酷榨取之中國民眾。

（五）抗戰延長，或爆發國際戰爭，則僅以上方法尚不足，勢須將所謂產業組合金融保障法之假面

具，實行以公債收買民地爲國有，藉爲消化大量公債之最後手段。

故池田財政之本質，其始或爲糖包毒藥，然必露出笑面強盜之真象，由大衆生活之日趨窮困演到財閥地主之基礎動搖，亦始宇垣外交愈成功，則愈加深日本之沉疴，而自速其崩潰。

幸而吉野本屬無能，早失上下信用，故辭後特聲明「時還讀我書以洩牢騷，其所以令池田兼任者，正因財政技術上可能之方法已盡，非由統制經濟事業，國營獎勵儲蓄等之變相掠奪手段，則不能供應故也。」

五 結論

總之，強力內閣，以有重心爲第一條件，就日本混亂乖離之現實環境看，今次改組，在彼不得不以強力內閣四字自寬自解，此外亦再無法加強，然一檢其內容，雖聚陸海五大將於一堂，連同閹閹寵兒之近衛，恐無一不自認爲重心，（至少近衛宇垣荒木末次木戶作如是想），而實際無一重心，反而頭重尾大脚腫，終有不能自舉之白。故鑿之爲鏗粘鐵架，拆開固每根都是硬漢，然其結合點極脆弱，故一遇重壓立即瓦解，况聚集積不相能之政敵，面從心違，各顧其私，其崩潰將不自外來，而在牆之內。

但日本少壯軍人，對於大將階級只限於利用爲招牌之程度，內心則甚鄙之，而大將則岸然自傲，以爲兒曹屬我，恐五大將在任中難免不加探陸海軍之橫斷裂痕，而發生大規模之「下剋上」暴動。國民對於奪取之柔順亦有限度，國際情勢與持久抗戰之撼動。在在均使日本不安，在某種意義上，此種鏗粘鐵架式之強力內閣，恐成爲日本崩潰前之最後政治型態。

本過吾人所宜注意者，只有中國之抗戰愈力，愈足以促日本軍閥之崩潰，亦惟有中國屈服，始足以暫緩日本內部之衝突，而延長日本軍閥之壽命。故在日本軍閥崩潰以前，其對中國必兼用軟騙發幹兩種手段，求達目的。其軟騙亦不過補助發幹之順利。至我決不可受騙已於宇垣任外相一節中詳言之：至於

聲勢亦無足畏，因目前已達日本兵力最高最精之限度，今後非至八月不能增調大兵力，且其質量，皆逐步低下。故只須咬緊牙根，殺出血路，渡過此關，則光明坦途即在目前。

一民族之得到真正解放，固非經極大痛苦不可能，若此機一失，抗戰夭折。誠恐黃帝子孫將永墮深淵而不復能自拔，故必須堅決抗戰到底，任何危險苦痛，皆所不惜，以爭取近在眼前之最後勝利。

(時與潮第五期)

一 敵閣改組與其內部困難

陳博生

最近敵人內閣的改組，更使我們明瞭認識他們在過去一年間，遭遇了不少的困難。這種困難，非增強內閣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而改組之後，內閣是否可以解決這些困難，還是一個謎。這些困難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部的統制，外交的一元化，人民的協力，經濟的統制。我們先就這幾點，略為分析。

一 內部的統制

近衛文麿是敵人國內所推許的「青年宰相」就門閥資望而言，當然是他們僅有的後起政治家。日本有「五攝家」，按照他們憲法規定，皇族都絕嗣了，可以由「五攝家」來攝行「天皇」的職務，近衛家就是「五攝家」之一，在日本貴族之中，可算是最接近於皇室的。日本貴族很少有傑出的人物，近衛比較聰明，並且對於政治，很有野心，他繼承乃父的遺業，門下收羅了各方面的人才不少，所以他的閱歷雖然不多，驟然在政界中，成了一個重鎮。二二六事件時，西園寺公望推舉他組閣，他因為環境太困難，以體面辭不受命。昨年林銑太郎內閣崩潰，各方面都以為非近衛出山，無人可以收拾這種難局，近衛也覺得無可推辭，才出來嘗試。那知道這位「青年宰相」出來之後，闖出了滔天大禍，無法收拾，所以從去年九

十月以來，「補強內閣」的呼聲，遍滿三島。創設內閣十參議制，以及末次信正的入閣，就是這結果。但是補強之後，內閣依然無力統制，不特在內政上暴露了許多缺陷，即在軍事上外交上，也發現了許多不一致的言動和行動。因此他們國內對於近衛的信賴，漸生懷疑。但在這種情勢之下，更動內閣，影響全局，所以由「補強內閣」，一變而要求「改組內閣」。今年春間，這種議論，最為普遍。改組的原因，在實行有力的統制，使軍事行動和外交方針，能配合推動。而內閣與軍部的外交方針，能在同一線上前進。而一切國內問題，都依軍事的方略，外交的政策，謀有效的推進。這一次宇垣一成，池田成彬，荒木貞夫，坂垣征四郎的入閣，就是為此。宇垣是軍部的老前輩，雖然少壯軍人對他很不滿意，但是少壯軍人在這次對華侵略戰中，也嘗够了苦味，似乎有點「鴨子吃黃連」的樣子。宇垣可以出山，並且擔任外交要職，這裏當然有相當意義。所以一般都相信此後內閣的外交與軍部的外交，可以一元化。坂垣是陸軍的後進。現在的軍事參議官以及在我們國內作戰的司令官師團長等，無一不是他的先輩。以資格這樣淺的後進，來擔任陸軍大臣，在日本政治史上是創例，不能不使人感覺他們內部有極大的困難，不得不藉重這位後進來克復的。換句話說，就是請這位後進，來統一步壯軍人的意見，使他們可以接受內閣的統制。宇垣坂垣若能徹底合作，外交一元化的目的，當然也可以達到。內閣內部的意見若能統一，那麼國內的摩擦自然可以消滅，而開外的一切摩擦，自然也可以緩和。這是改組的第一個原因。但是，成功性非常之少。

二 外交的一元化

日本外交向有二元性或三元性的譏評。在法律上，外務省是代表日本外交的合法機關，但在事實上，日本的外交，決非外務省所能推動的，過去數十年間對華外交的主動力，是參謀本部，不是外務省，這是誰都知道的。就是，最近所締結的日德防共協定以及日德義防共協定，也是軍人在黑幕活動的，外交

代表不過在成文的協定上面，簽簽字而已。所以各國要觀察或判斷日本外交的動向，外務大臣的說話，反不如一個參謀本部人員的意見的重要。說起對華的外交，那就更複雜了。外務省之外，有參謀本部，有關東軍，有天津駐屯軍。外務省所決定的方針，如果遭過參謀本部的反對，便成廢紙。參謀本部所決定的方針，如果遭過關東軍或駐屯軍的反對，便成廢話。關東軍與駐屯軍之間，又有許多摩擦和嫉妬，所謂「國三公」，正是形容日本外交的最恰當的名詞。只就昨年對我開始侵略戰爭以來，他們的外交動向，也顯然有彼此互相矛盾的現象，所以他們國內提倡外交一元的議論，更爲有力。但是，在今日日本局勢之下，若欲以外交的力量，統一外交的路線，除非追隨軍部之外，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軍部所走的路綫，是錯誤的，這是他們識者一致的感覺，於是，才有拾出比較穩健的軍人，來糾正軍部錯誤的議論。這一次宇垣出山，就是這意思。宇垣在國內國外，都有點虛聲。因爲他曾經實行裁軍，所以少壯軍人非常不滿。據說，這一次出山，他和坂垣早有諒解，並且在就職之前，對於外交政策，也有了基本的討論，所以在宇垣坂垣合作之下，外交有一元化的可能性。宇垣在軍部內，本來有一部分勢力，坂垣在軍部內，可以代表新興的勢力，所以宇垣的政策，或許有可以推行的希望。但是，這位老練軍人的葫蘆裏賣甚麼藥，我們還沒有法子知道。對華侵略政策，恐怕沒有轉變的餘地罷！

三 人民的協力

當近衛內閣成立的時候，他們人民何嘗沒有相當的期待。但是，近衛就職，未及兩月，便發生中日大戰。一般的失望，因此也格外的大。日本普通人民反對對華作戰，是事實的。他們希望近衛能够挽回這危局，致力於安定國民生活，那知道近衛登台之後，恰恰得相反的結果。他們人民因失望之故，所以對於戰爭，不但不起勁，並且厭惡。近衛雖然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的運動，也絲毫沒有效果。他們人民在軍部重壓之下，明明白白反戰，是不可能的，一般智識階級多半用很委曲的，很迂迴的論調，來表示

不滿意，即如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間，搜捕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達至千數百人。這些人們都已反戰的先鋒。因得人民心理不願意打仗，所以在推動戰事上。沒有法子可以使人民切實出力。在他國內，我們除了感得物價騰貴，生活困難以外，看不出他們人民有一點戰爭的認識。自從他們發動戰事以來，徵兵多少，雖然沒有確實統計，而他們農村、工廠、商店、都痛感勞力的缺乏了。農村漁村，不能不用女工來替代男工。電器工業的畸形的繁盛，反映成了平和工業的凋零。平和工業萎縮的結果，出口也隨之銳減。雖然極端統制進口，但是巨量入超依然不能避免。對於生產和消費，統制越嚴密，國民生活越不安定。在這種狀況之下，人民與政府當然不能協力。要求改組內閣的呼聲，自然而然的，遍滿三島。近需為請求他們人民合作計，不得不改組內閣。增強人民的信賴。這一次拉字垣、池田、荒木三人入閣，原因在此。但是，這三位加入之後，是否可以使其人民對內閣的觀念一變，我以為還是一個疑問。因為近需如果不改變政策，轉而平和路上去，他們人民還是不能信賴內閣。因為現在他們人民所要求的，不是擴大戰事。是要收束戰事的。近需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那麼人民不合作的態度，決不能因字垣、池田、荒木三人的入閣，而可以變更的。誠然，字垣、池田、荒木三人在社會上，有相當的人望，但若不從實現人民所期待的政策，過去的人望是很容易喪失的。

四 經濟的統制

池田成彬的入閣，顯然是要實行經濟統制的。日本少壯軍人所發的經濟統制方案，不但為資本階級所反對，即一般穩健的人們也都不以為然。自五一五事件以來，這種鬥爭，繼續了數年之久。二二六事變，可謂是戰爭的最高潮。去年戰事是變，一部分軍人當然想乘機實行統制，但是資本家反抗的力量，依然非常之大，更兼留屋與宮（前財政大臣）是財政技術家，不是財政家，所以財政政策，經濟政策，一方軍部既不滿意，一方經濟界又不贊成。所有財政計劃，經濟方案，收效甚微。統制進口過嚴的反響，

轉使平和工業日趨萎靡。進口固然銳減，出口也衰退，入超數額，還不很少。去年五十萬萬元的歲計和戰費，雖然勉強敷衍過去了。但今年將近八十萬萬元的歲計和戰費，是要費心血去籌措的。五十萬萬元的公債，是不易發行的。八十萬萬元的儲蓄運動。談何容易！這些困難之外，還有物資缺乏的補救，節約消費的鼓勵，平和工業的復興，農村貧困的救濟，都是極重大的問題。要想解決這些難題，不得不拉一位經濟界的重鎮，來負這重任。池田在經濟界的地位，可說是第二把交椅。池田的政見，與結城豐太郎差不多，要擠進軍部裏面去，糾正他們的錯誤。近來他們少壯軍人似乎也有點感覺他們經濟政策，與環境不適合。所以以前他們把我們東北封鎖了，不許任何資本家投資。現在可變了。日本產業公司總理鮎川義介（這位是日本新進的大資本家）被他們請到東北去擔任採取我們同胞的職務。凡屬重工業部門的事業，都由南滿公司劃歸鮎川承辦，這是極大的轉變。所以池田出來，經濟界當然不至反對，即軍部也許要容氣一點，近衛所以要藉重池田的原因在此。不過據我看來，日本在財政上，經濟上的難關，是由戰爭而發生的。如果不從速反省，池田也是無法解決的。不但不能解決，恐怕崩潰的時期已不遠了。

（中央週刊第一期）

第六章 宇垣辭職與對華院之設立

一 宇垣辭職之真相

一 宇垣入閣之原因

稱爲日本政界「惑星」的宇垣，又在軍部的壓乘下被擡出「霞關」的門外了。在這位「惑星」代廣田而榮任戰時外務大臣的當時，爲了博取軍部的諒解和同情，曾「誠惶誠恐」地發表了「效忠」軍部的「誓言」，表演了一幕「狐媚」「哀弄」的精采的醜劇。不過在今天，就連宇垣本人亦不能不痛感到這是可恥的「失節」罷！

黃操良

誰都知道，宇垣是日本陸軍的名宿，在軍部內有着潛在的勢力（軍部內的宇垣系有：南次郎、金谷、二宮治重、寺內壽一、安部信行、杉山元等）誰都知道，宇垣不惟和重臣關係有着世系的交誼（在貴族院有吉木信光，溝口直亮等有力者；在官僚系中則有伊澤多喜男、井上匡四郎、次田次郎、池田秀雄、松本學等），並且和政黨及財閥亦有密切的聯繫，（政黨內的宇垣系計：民政黨有富田幸次郎、森井、賴母木、雨川崎、櫻內、牧山、政友會有池田、岡田、秋田清、山本；財界中有馬越恭平、稻田勝太郎、大倉及其關西實業界、中京實業界）。他在日本軍部內被稱為溫健派的代表人物。因此，上次日內閣改組所以要拉宇垣出馬担任外相，便是對內企圖利用其在政治上的輿論地位，而謀外交的一元化，對外欲以宇垣溫和的假面具，謀英蘇關係的調整，阻止英蘇對中國之援助，使對華的軍事行動能更迅速和順利的發展。

二 宇垣外交之失敗

但是不幸得很，四個多月以來的宇垣外交，不僅沒有絲毫成績，而且可恥地遭受到了嚴重的困難和失敗。

不論宇垣之所謂「日本與英國有傳統的歷史關係，余將盡力恢復之，且擬使之較前更形親密」的口號喊得如何響亮，亦不論宇垣的「亟力調整日蘇邦交」的說詞叫聲得如何動聽，但是英日的關係，由於日寇不顧一切地破壞英國在華的一切財產和權益，由於日寇積極地向長江和華南的進攻，在這種嚴重地打擊着英國心臟要害的情形下，要使英國對日關係的轉好，不啻是痴人說夢。因此，英日談判的一無結果，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至於日本和蘇聯關係，自從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更加倍地險惡了起來；同時這次國聯大會通過援引盟約第十六條制裁日寇，這無疑的根本摧毀了日寇的國際地位。這種「一元外交」的「光榮成就」，不能不使外陸兩省的對立更加尖銳了起來。

五 宇垣與板垣之衝突

同時，由於宇垣的「積極」，加深了軍部少壯派對他的猜忌，使他們之間的舊仇新恨的火花同時迸發出來。

宇垣是日本陸軍二十一師團裁減爲十七師團的負責人，這是日本軍人少壯派永遠不會忘記的仇恨，而且宇垣又是穩健派的支柱，在日本軍部內潛伏着相當大的勢力。正惟如此，所以雖然宇垣一再表示「懺悔」，一再聲明所以「軍部的意志」還是不能不使軍人少壯派常存戒心的。

事實上，宇垣的確是存有野心的。他企圖恢復過去的顯赫地位，提高和充實穩健派在軍部內地位和力量。因此自他坐上外相椅子後，即屢次違背軍部的訓令。甚而有所推行的政策，和軍部的意志根本背道而馳。當軍人少壯派反黨運動高漲時，宇垣却與英駐日大使克萊琪在東京舉行談判，允設法圓滿解決一百五十件懸案，并提出了：（一）日本停止南進；（二）日本遷到中國西北部時，如英國不在外交上援助蘇聯，日本願以毗連西藏之南疆劃爲英國勢力範圍，作爲英國停止幫助中國的交換條件。同時宇垣還積極主張南北兩僞組織之合流，企圖藉此減低在華特務機關的作用，縮小軍人少壯派的權限。不僅如此，宇垣更反對陸軍調動辦法，亟力遏止軍人少壯派勢力的高漲。

這些事實不僅激起了軍人少壯派的普遍不滿，而且使他們採取了積極的對抗行動。首先板垣閣議席上，公開地提出以小磯谷國昭担任首相，以消宇垣的兼職，企圖削弱宇垣的權力；同時板垣最近將在華的特務機關特別強化，任土肥原爲總機關長；并主動組織「聯合委員會」控制偽傀儡政權，和宇垣展開激烈的鬥爭。特別值得注意的，便是最近日本少壯軍人的擢升和陸軍的大異動了。根據日本軍部的發表，這次由少將升中將的共十八人，由大佐升少將的共一百二十六人，合共計升級人員一千六百十五人。陸軍人員的調動如下：

姓名 原任 調任 履

小磯國昭大將 朝鮮軍司令官

參謀本部附

少壯派領袖人物

小協正隆中將 準備局長

教育總監部本部長

少壯派領袖人物

松井命中將 第四師團長

西部防衛司令官

對華作戰之空戰經驗者

山室宗武中將 第十一師團長

陸軍士官學校校長

對華作戰之空戰經驗者

田中靜一中將 關東軍憲兵隊長

憲兵司令官

關東軍系少壯派幹部

佐藤賢子大佐 陸軍省新聞班長

學兵隊長

少壯派幹部

赤柴八重藏大佐 士官學校隊長

學兵隊長

少壯派幹部

鷹森孝大佐 豫科士官學校隊長

學兵隊長

少壯派幹部

這種軍人少壯派的大量升級和調任要職，是如何地表現出了日本軍人少壯派氣勢的跋扈和力量的龐大。這不啻是最一個刻毒的警告，毋怪「老成持重」的宇垣要感到「惴惴不安」了。

而且，板垣更計劃設立「對華中央機關」，依照「對滿事務局」之例，由陸相擔任該中央機關的總裁，把一切對華事務劃歸此機關辦理，使外務省成爲有名無實的空殼。雖然，這一計劃由於宇垣及其他閣員的反對而經近衛製成一個折衷案，定名爲「對支院」，直接隸屬於內閣，總裁由首相兼攝，凡是關於樹立對華政策，由五相會議決定後移院辦理，而院方的建議，則須呈五相會議核定。但是這樣把外交政策的決定權歸屬於所謂五相會議，而事務的執行則歸屬於所謂「對支院」，（據說下屆議會即予通過），這不僅使外務省整個地喪失掉對外的功用，而且日本整個的遠東政策，可將完全處於軍部的支配和控制中了。

四 宇垣之告退

不僅如此，軍人少壯派並準備對宇垣採取恐怖行動，但由宇垣之出入謹慎，防備嚴密，使軍人少壯

派無機可乘，於是少壯派領袖板垣在閣議席上之悲劇出演了。宇垣在此種四面楚歌的險境中，眼看到「事勢已去」無法挽回，只得悲憤地「飲恨告退」了。

宇垣的場合，一方固表示了日本軍人少壯派的大勝利，但另一方面，充分地說明了「霞閣」和「三宅坂」的矛盾的深刻化，說明了軍部內穩健派和少壯派的自相火併；同時亦說明了我們是愈打愈強，愈打愈團結，而日寇愈打愈弱，愈打愈分裂！

現在日本外相和首相的空缺，由於外交界人物如白鳥、松岡、有田、佐藤等的拒不合作，而由首相自兼了，但侵略外交是絕對沒有出路的，除非近衛始終卑躬曲膝地願意被軍部驅使和鞭策，決心做法西斯軍部的尾巴，否則，當「三宅坂」玩厭了的時候，近衛也許一樣地會給他主人「做煙」似的地入墳地堆吧！

(中蘇文化十二期)

二 「對華院」成立經過

林雲谷

敵外相宇垣辭職的理由，與廣田一樣，爲反對所謂對華中央機關不直隸外務省。宇垣下台的翌日，近衛與財相池田海相米內及陸相板垣舉行四相會議，即將所謂對華中央機關，改名爲「對華院」，直隸首相，由首相兼任總裁，外財海陸四相兼任該院副總裁，至十月一日近衛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對華院」組織條例，即予通過。

「對華院」爲倭國侵華的中央機關，握有管理倭國軍部以外的全部對華事務之權，該院成立後，凡屬倭國在我戰區的一切非軍事活動：如傀儡政權的導演，榨取經濟的佈置，侵略文化的推行等等，均將歸其統一指揮，而不再由軍部的特務機關及外遣部隊越俎代庖，這是少壯軍人反對該機關屬外務省的原因。我們知道，「九一八」事變之後，倭國少壯軍人在我東北的把持操縱，是一如這十數月來在我戰區之

所爲。他們爲保持其把持操縱的權限，曾力迫倭國政府設置「對滿事務局」，爲所謂對「滿」的中央機關，在組織上雖直隸首相，但總裁則由陸相兼任，結果倭國控制「滿洲」的一切非軍事措施。均由軍部包辦，其在「滿」各非軍事機關如南滿鐵路會社及駐「滿」外交機關，亦均受軍部支配。這次「對華院」的設置，也是由軍部倡議的。但倭國統治階級，大多數均不願「對華院」成爲「對滿事務局第二」，致在我戰區的一切措施又由少壯軍人把持操縱下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在我東三省曾嘗到少壯軍人壓迫滋味的財閥，他們爲求實現其理想，更希望「對華院」大權不爲軍部所獨攬。曾一度佩帶首相印授的廣田及熱中首相設置的宇垣，他們先後以「外交一元化」的理由，力爭「對華院」的大權，其主張實受着大多數財閥的支持。

倭國財閥與他們軍閥一樣，都懷著征服中國而迷夢。試看倭國政府今春決定設置的「華北開發會社」及「華中振興會社」兩大經濟侵略大本營，前者的籌備委員長是以穩健著名而代表產業資本的財閥領袖池田誠之助，後者的籌備委員長則爲急進聞名而代表金融資本的財閥領袖池田成彬，便可明白今日的倭國財閥，在鄉談及池田二人領導之下，正朝著經營新殖民地之路前進。不過，他們對於在我戰區的經濟侵略，內則懼怕少壯軍人的把持，外則懼怕列強資本的競爭，所以他們不單反對「對華院」之爲「對滿事務局第二」，而且極力支持廣田和宇垣的主張。因爲照倭國財閥的計算，「華北開發會社」的資本定爲官商各半的三億五千萬元，「華中振興會社」的資本則定爲官商各半的一億元，這區區之數，自然不修在我戰區進行廣大的經濟侵略，更談不到與列強資本競爭，所以他們熱烈希望美聯英和蘇的外交成功。以便與列強成立侵華的妥協和合作，藉此一面結束侵華戰爭，一面則以發行「華北開發會社」及「華中振興會社」織足資本五倍公司債的名義，設法吸收列強資本，多則二十二億五千萬元，少則十億八億元，幫助其經濟侵略的進行。

因爲倭國財閥的算盤，是其最「經濟」的國策，所以一般統治階級都傾向所謂親美聯英和蘇的外交方

針。爲求此種外交的成功，則外交自應一元化，「對華院」更宜由外相指揮監督。字垣雖去，外交上此畫方針，似不致轉變。惟「對華院」雖由首相在名義上獨負專責，而事實上外財陸海四相，以副總裁資格，取得協議之權，俟國外交路線，今後仍不免於自相矛盾，一元化之夢想終難實現也。

(十月七日中央日報)

第七章 政黨政治的沒落

一 日本戰時議會的發展

齋藤隆夫

一 貧弱的內閣

在這次議會之中，我們所最先感覺到的就是對應着這一個戰時議會，在政府方面的陣容實在顯得過於貧弱了。現內閣雖然是在去年六月初繼承林內閣的辭職而成立起來的，但在當時拜受組閣大命的近衛公爵並沒有夢想到在其組閣後僅僅一月光景的七月七日竟而爆發了所謂華北的盧溝橋事件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像現在這樣嚴重的中日戰爭。這不僅是近衛公爵如此，就是其他任何人也都是不能預想到有這樣一個大的事件。並且縱令他是名門出身負有全國聲望的近衛公爵，然當一旦拜受大命着手組閣時，首先便受到軍部方面以及其他種種客情的限制，而不能做平常所想像那樣純以自己的意思來發揮其自由的手腕，結果乃產生出現內閣這樣的東西。我對於現內閣的組織分子，本想要避免一切無聊批評的，不過，在大體上現內閣很可以稱之爲近衛公爵的「私的內閣」，幾乎等於完全沒有國民的性質。所以，縱令是在平常時候，不消說，像這樣內閣也不會爲全國輿論之所繫的。

若再看一看，在形勢轉變有如今日的正在「購國家運命的重大時局下，無論任何人也無不緊身纏綿

這樣的內閣，不足担當難關及內外重責的，即近衛總理本身現也要感覺氣餒恐有疑義吧，然而仍在糊口內閣之改造不是容易的事，而爲編總計竟設一稱之爲內閣參議的那樣無意義而且非立憲的外腐機關，以爲藉此可做一種補強的工作。我們就這一件事看來，已足以證明內閣的沒有力量，假使是了解責任的政治家，斷不會採取這一途徑的。以如此內閣而臨議會，由我們的立場看來，不由的要仰止不住輕視的念頭了！這實是不得已的事。

近來政府對於在議會進行議案以及其他行動，好像在表示着有什麼不滿的樣子，但是與其說這是議會的責任，殊不如說是由於內閣組織上之缺陷而致政府本身沒有力量所使然。倘在平時，這種沒有力量的內閣在議會中當然要崩潰的，可是因爲是在迫臨非常時局前的議會，所以政府藉組這個「非常時局」爲「救生船」才得勉強渡過議會的難關。

二 失敗的議會

再反過來看一下，議會是怎樣情形呢？議會也和內閣同樣的沒有蓬蓬勃勃的活動力。在今日的衆議院中，除政民兩黨之外雖尚有三四個小團體，但這些小團體顯不足道，不用說，議會的大勢是全被政民兩黨所左右的。因此，爲政民兩黨計，如能深刻的反省其政黨的根本使命，澈底地由大處高處着眼而立足於國家的正義上，發揮尊嚴的監督施政的威力，那麼，議會內的情形無疑的要顯出相當緊張的味道。但正如一般人所周知的，今日政府與政民兩黨間已發生出幾乎不能說明的一種特殊關係。於是不能進一步去對政府發揮威力，同時也不能退一步去盲目向屈從政府，毫無疑義的可以看出它是徘徊在與黨和野黨的中間，而採取極其曖昧的態度了。

然若再看一看它的原因是由那裏來的呢？畢竟不能不說是由於兩黨各都派出一名黨員到現內閣充閣僚并派出某種數目的黨員到政府當政務官的緣故了，本來近衛公爵由兩黨內各別推進去一名閣僚，更如

其在組閣時所釋明的，這并不是照著黨員資格或是代表政黨的資格而任用，僅不過照著個人的資格而予以採用罷了。那麼政黨對於現內閣自不能據此說是有生出政治上特殊關係的理由，而應有獨立獨行按照所希望去做的道理。然而實際上竟有不能那樣單純進行的事情在潛伏着，且當組閣時近衛公爵對於政黨的態度若就政黨方面來說是極其彼輕視了的，政黨及黨員如能自行省悟，斷不會有答應那樣勸誘的道理，但現在政黨及黨員不但不能予以拒絕，反而表示在歡迎着，這實是存有隱情而沒有法子的事。

加之正如前商所說的，因由兩黨各都派出一個稱之爲參議的去做內閣的補強工作，故在情實纏綿的今日，似乎可以看出其不能違反政府意思出以自由的行動，反而爲着和政府保持聯絡却煞費苦心。這就是使今日兩黨行動麻木的最大禍根。近來一般人全都嘲笑政黨沒有氣節和力量，而且都忿慨地在催促政黨奮起，也未嘗不是沒有理由的。

三 政黨的出路

因此之故，政黨如欲重返原來的立場，獨斷自主以求更生的實質，那麼，由現在以迄於將來。對於非政黨的非立憲的變態內閣，非打消其派遣黨員去當閣僚與政務官的心理，把一切和政府的關係全都加以清算，以恢復完全自由的立場不可。這就是政黨更生的根本問題。不過今日的政民兩黨究竟能否出以這樣的決心斷呢？因爲我是政黨黨員，究竟怎樣是很難明說的。

然而我想我還有能以明說的一點，那是什麼呢？就是今日的政黨若不能對於這一點深刻的考慮，如果仍然不變態度的優柔寡斷以虛度歲月，我以爲政黨勢將益發沈淪於沒落的深淵，而打倒既成政黨的運動，恐怕也要愈益發揮其威力了。

四 國民的態度

面對着今日戰時議會政府與政黨的現狀，大體就是這樣。然則再看國民的態度是怎樣呢？國民們

一方面對於此次事變的國家擴展力量是在遙望著，他們對於前途是抱有極大的期待，同時，另一方面對於繼續迫臨於眼前的國難，是去不捨其內心所不能說出來的不安之念的。像前面已經說過的，事變的將來結果如何，是不能加以預測的，從而不能不說東亞完全得到和平的時候，其前途是非常渺遠了。

在今日無論對於任何人，如果問到此次事變何時能告結束，何時能够和平，恐怕不會有抱確信。念來答覆你的人吧。而且我國最初曾向各方聲明過，要貫徹戰爭的目的，直至完全得到和平為止，今後縱有再行前進的必要也不能退後一步的，因之國民所應付出精神上物質上的犧牲，今後只有愈發增加而決不會減少。

現下在外部，有百萬的皇軍去遠征異域，爲祖國而捨生忘死的在奮鬥着，且更有許多將士已如朝露般的長逝於戰場了。在內部，從事變以後八九個月期間中，已經支戰費三十億元，而現在又要通過幾近五十億的戰費，此外更要決定施行某種程度的增稅了。單就這一件專說，其影響於政府的財政及國民的經濟已決非少數，至於其他一切事情，更不待說了。而且如果以爲今後所需要的犧牲就止於這個，是非常錯誤的，所謂長期作戰是由現在才開始，所以由今日起，國民們不能不痛下決心，同時，政府政黨在此戰時狀態下，必須對於各方面立於徹底的指導立場，對國家對國民，都應將其抱負的經綸反映於議會中。然而在此次議會中究竟表現些什麼呢？僅僅一個電力國家管理案和國家總動員法案，便成爲議會裏的大問題，糾纏於這一問題上的，不論是政府或是議員，都像拚命的在爭持着，這是不是沒有心肝的表示呢！

五 舉國一致的眞義

最後應向一般國民喚起其注意的是：自從事變以來，政府首先向國民提出舉國一致的口號，這在國民方面本不會持有異議的。然在廣大的全民衆中，對於舉國一致的口號頗有誤會的地方。有的認爲舉國

一致，只是對於政府所說所做的予以無條件的盲目服從，這種錯誤自無須另加以解釋。不過由於因襲這種錯誤，於是當議會對政府提案及政府實行種種責難及論爭時，甚至有的人竟認為這就是破壞舉國一致，加以暴烈的批評。不但這樣，連政府本身也有乘著國民這種心理狀態，動即藉口時局或國防的名義，時使我們看到具強迫議會盲從的傾向。這都是由於辨別不消憲法及議會以及今日政治組織的腐爛見解之所致。

假如站在國家的高處看，政府所說所做的未必都對國家為有利，因之，在此時期，議會應當毅然的和政府爭論而予以反對，更應指導政府鞭策政府以發揮國民代表的議會權能，實是當然的任務。再者我國有一部分人的反動思想已見抬頭，其中固然也有少許值得動聽的地方，可是大多數不但對於憲法政治沒有理解，甚至有的竟在憧憬着與我國國體歷史以及一切國情都不相同的歐洲兩三個國家所實行的獨裁政治。不拘對於議會或政黨，都表示輕視，以為重返昔日的專制就是改造國家革新政治的真諦。這在沒有政治上之知識經驗的人們中，似稍有可恕之點，但在政界上的相當知名之士，究也有陷於如此誤謬的人，這實是駭人聽聞的事了。尤以近來旅行歐洲的我國政治家們，以為到義大利和墨索里尼首相會面到德國得與希特勒總統接談，便認為這就是博取非常功名的手段，他們拾得這些獨裁政治家的片言隻句竟像金科玉律般的加以鼓吹，未免太可笑了，這簡直等於暴露其缺乏見識了。我真想說，這若不是日本政治家的一個大的恥辱還是什麼！

時局愈發趨於嚴重了，說不定思想界也要愈發陷於混亂，在這個時候，真正就憂帝國前途的人們，很應當推翻世上的俗論，堅固的自主，以不動搖的決心為國家去奮鬥！

(常理譯自改述四月號)

二 日本政黨之沒落

張國安

日本之實行憲政，垂五十年；在此五十年之內，其會議之召集，先後已達七十三屆，而內閣之改組，亦不下三十五次。惟令人注意者，即在此三十五次之中，內閣之由政黨組織者，其數祇十二三次而已。政黨友會伊藤明治三十三年之第四次內閣；西園寺明治三十九年及四十四年之二度內閣；山縣權兵衛大正二年之內閣；原敬大正七年之內閣；高橋是清大正十年之內閣；田中義一之內閣；犬養毅昭和五年之內閣；民政黨加藤高明大正十三年及十四年之二度內閣；若槻禮次郎之大正十五年及昭和六年之二度內閣；濱口雄幸昭和四年之內閣。而尤不幸者，即出任首相之政黨總裁於內閣任內，或任外被刺死者，計有四人（伊藤，原敬，濱口雄幸，犬養毅）。降至最近，不獨無產階級政黨，皆消聲滅跡，即盛極一時之政友與民政二黨，亦支離破裂；乃至於政黨解消論之呼聲，高入雲霄，而政友與民政二黨之總部，亦幾被搗毀。似此，謂日本政黨已屆沒落時期；日本政治似恢復至維新以前之局面，並非苛刻之論。然其所以致此者，則可由反動思想之流行，畸形政治之矗立，及政黨組織之不良三大端分別加以解說之：

一 反動政治思想

日本人民本一徧狹，殘忍，喜舊而又善於模仿之民族。近數十年來彼在工業上，科學上，軍事上，皆有相當之成功；惟在政治上，其舊治之掌根，究未能完全剷除；以致時至今日，封建意識與勢力，依舊存在，因之國體問題之爭辯，較舉辦憲政時，尤為尖刻。加以法西斯勢力，突飛猛進，致一切既成政黨，及資產階級之優越政治地位，均淪於被打倒之列。如從詳立論，則過去執政大臣之泰半出自藩閥，及目前國粹主義與武士道精神之流行，即可表現封建勢力之雄厚及封建意識之深人民心。一九二七年文野念太郎之積極反對田中總理引用商人久原為選相；尤足證明封建意識，即在上層之文化腐毒中，亦未能

完全剷除。而彼法西斯者，素即主張（一）確立天皇中心政治；（二）打倒議會中心主義；排擊既成政黨；（三）打倒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確立國家統制經濟；（四）又對共產主義；（五）主張強硬外交，何以資產階級竟投入其懷抱之中，而彼此相安無事耶？或有爲之解說者，即謂日本法西斯蒂之標榜反資本主義，其作用僅爲一時的，用以號召羣衆，如河上肇博士對於日本法西斯運動之觀察，即認爲係資本主義未期中，資產階級爲化除內部軌轢，消滅共產革命，拉攏中間份子起見，商採取之一種新方策。其意然否，殊堪玩味。設吾人就一般的法西斯運動過程觀之，此論容屬正確。蓋在其始也，大都高揚反資本主義之旗幟，及至最後，則未有不投入資本主義之懷抱，變爲資產階級之自衛的組織，形成資本主義達到最高峯之政治形態者。徵諸意德諸先進法西斯國家，莫不如此。何況日本之法西斯運動，更以富有濃厚的封建思想之民衆，爲其基礎耶？

二 畸形政治制度

政治之優良，在於尊重民意。政治機構靈敏及政黨之是否適當三者求之。若然，日本之政治可謂腐化極矣。蓋從形式言，日本政治雖得謂爲資本主義之君主立憲，但從實體言，直一軍權政治，官僚政治及貴族政治，而其所以如此者，則由於其畸形政治有以之。茲將此節別爲五點論之如下：

第一、在其他民主國家，遇內閣更迭時，新閣恆由反對黨出而主持，但在日本則每逢內閣改組，例須先徵元老院之同意，始可有成，而元老院斟酌情勢，還可奏請天皇任命毫無政黨實力之某人爲內閣總理。一九三二年元老西園寺公爵力擁擁有強大實力政友黨領袖鈴木不顧而以海軍宿將齋藤爲總理，卽此例之一。其後齋藤而繼之岡田、廣田、林銑十郎及最近之近衛，又莫不如此。

第二、在其他民主國家，軍部須向人民所產生之政治機關負責。但在日本，由於軍部有所謂「帷幄上奏」之權，不獨對於內閣之意旨，竟可不加奉行，且時常故意視內閣爲難，以致內閣弱於軍者，累累不

絕。西園寺公第二次內閣之由於陸相上原要求增加二師團計劃未成而坍塌，清浦內閣之由於懲戒炸張諸犯受攻擊而拆台，犬養毅內閣之由於對外採取緩進政策首相被刺而崩潰，岡田內閣之由於類似原因而受海陸軍少壯派大規模屠殺而解體，林銑十郎內閣之由於肅軍而推翻，是皆軍部直接壓迫內閣及蹂躪君主立憲政治最顯著之例也。

第三、憲法關於內閣與國會之關係，從未有明確規定，故謠聞有以超然聞者，有自創新的政黨者，甚有假天皇之命以壓迫政黨者。其以超然自居，置政黨於不聞不問者，往者有松方、山縣、桂太郎、山本、清浦等，最近則有齋藤、岡田、林銑十郎及近衛。其勢未窮而另創政黨以自重者，如伊藤博文之組織政友會是。其勢已窮而不得不組織政黨爲一己之工具者，如桂太郎之創立憲同志會是。其以天皇之力以壓迫政黨者，如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二年），天皇敕令諸區工減薪，以捐資造艦而免政府與議會之相持不下；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天皇敕令貴族院通過伊藤所提出之預算案；大正元年（一九〇三年）天皇採桂太郎之議，拜伊藤爲樞密院議長而免其挾政友會之勢力，故與政府爲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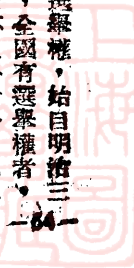
第四、貴族院與衆議院之地位，不能平等，而前者較之後者，其地位反駕而上之。按立憲國家之有二院，幾爲普遍之制，然從未聞其地位及權力不平等之情形，有如日本之國會上下兩院者。英國貴族院無任何重大權力，此人所竟知。美法二國之參議院固以權力重大爲稱，但對於國家行政大策，未聞其時常干涉，而且其權限，亦有積極限制。乃在日本。不獨其上院議員產生之方法，與美國迥異，且其團結之固，較之美國，亦有過而無不及，至於權力之大，視法國參議院在習慣上之不受政府解散，更不次之。曷是，即使內閣取有衆議院之信賴，若爲貴族院所反對時，未有能久於其位。反之，如內閣由貴族院出而主持，則未始不可樹立，近衛內閣，卽此例之一。美濃部達吉博士謂：「若貴族院利用無解散之制，濫用權限而不知所以自制時，政府及衆院實無何等可資對抗之手段。貴族院在何時均可制政府之死命

一、其言則實其確。

第五、選舉制度之不善，對於政黨之組織及實力，亦大有關係。日本人民之有選舉權，始自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惟限制極嚴，故在普選於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實行前，全國有選舉權者，不過三百餘萬人。時至今日，普選制實行已十餘年，然有選舉權者，亦祇限於男子而不及於女子。加以年齡住所等限制，全部選民仍不過一千四百餘萬，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四。是以建築於此少數選民之政黨，頗難代表整個人民之意志，此其一。投票採單純投票制，是即在大選舉區之下，選舉人祇能對一人投票，且無移讓權。此制對於小黨固無有利，但視之比例代表制，究為不公平也，此其二。政府對於政黨，常取敵視之態度，尤以在憲法初頒佈時為甚。過去時，總理大臣及樞密院議長，明言政府必須超然於政黨之外，即此之例也。近年來，政府對於政黨之態度，較前固為改進，然常不惜利用管理選舉之名而妄肆干涉，觀於政府之與黨於每次舉行改選，均佑勝利，即為良好證明，此政黨自身之所以日陷於墮落，人民對於政黨之所以失去信仰心也，此其三。

三 政黨組織不佳

日本政黨關係複雜，政策殘缺，組織不同，黨紀鬆弛，既無如英國政黨之有修遠基礎，優良政治訓練，又不若法國政黨對於領袖倍加愛護，亦不如過去德國政黨之各據一定信條，奉守不悖，更不若蘇聯唯一政黨之篤信理論與實行鐵的紀律，故即令擁有政權，亦不能持久，更不能大有作為。所謂關係複雜者，觀於日本之二次資產階級之政黨的蛻變，即可稍知一二。例如政友會係從愛國公黨，國會期成會，自由黨，憲政黨逐步變化而來。最近由於內閣，其關係尤為複雜，計可分為（一）現狀維持派，以鳩山為領袖，主張維持憲政之常道，排斥軍部之干政，及繼續擁護鈴木為領袖；（二）革新派，以西岡，肥田等為領袖，主張「從速檢討黨之組織，擴充並強化政友會立黨之精神，發揮地方黨員之政治意見」；



(三) 中島知久平派，與久原系取有密切聯絡，以反對現狀維持派自由主義爲著，故與軍部亦接近；

(四) 昭和會，與政友會長老系組織之，有望月、內田爲其領袖，與元老重臣有密切關係而對於已死之床次，在過去時，尤喜愛戴。至其政治上之活動，不外投機而已，並無任何特見。至於民政黨則由立憲改進黨，立憲同志會，蛻變而來，最近亦告分裂，分爲總裁派與非總裁派。前者以町田爲首，永井、櫻內、賴母木、木麻等爲幹員，與軍部時趨接近。後者則有安達所組織之國民同盟社及中野正剛所倡議籌備東方會二者。而東方會較國民同盟社之法西斯政治色彩，尤爲濃厚。所謂政策模稜者，卽一面主張立憲政治，另一面非難「天皇機關說」故意與政府爲難。一面主張自由主義，而一面在政府之利誘與威脅下，竟通過總動員法案及電力法案。一面主張肅軍而一面又與軍閥勾結。一面主張對外調協而一面對於國際極積侵略政策不加制止，此日本政黨之所以自墮其信譽也。所謂組織不同者，卽以其過於偏重中央黨部而忽視地方黨部，過於偏重形式而忽略事實，過於着重資產家之實力而忽視廣大民衆之組織，此視之無產階級政黨之有秘密組織，與有厚實民衆的基礎，固不相同，卽與英美政黨之大規模活動相比，亦瞠乎其後。所謂紀律鬆弛者：卽黨員對於黨部決議或首腦意旨，不加遵行是。例如在過去山縣有朋內閣時，農相陸奧宗光卽用收買反政府派議員之法而圖分解自由黨，在大正三年大隈內閣時，大浦兼武利用同法置政友會於敗北；在田中內閣時，久原房之助，亦利用法以制其反對派；在最近廣田內閣時，廣田之邀政友會顧問床次就任理相，山崎就任農相及總務內田就任鐵相，以折散政友會之勢力，皆屬於黨員破壞黨之明證也，而其中尤以已死之床次，由政友會而憲政本黨，憲政本黨而民政黨，再由民政黨至政友會另創新舉之行徑爲最離奇。等而下之，則尾崎行雄，素以變更黨籍著名，竟發奇妙之論，謂「我已似富士山而改黨猶如火車。我絲毫不動而政黨則常常變動。乘火車的人，總見到富士山在活動着」，可稱盡厚顏自辯之能事，而爲不知服從黨紀之尤者也。

(圖是公論第三期)

此
页
空
白



討論大綱

一 日本政治的本質

- 1 日本政治的實心是什麼？
- 2 日本內閣制與英德法諸國有何不同？
- 3 日本內閣的操縱者是誰？
- 4 軍閥爲什麼能操縱內閣？
- 5 日本能否有單純內閣出現？
- 6 日本內閣制的歸宿如何？

二 御前會議與一一六宣言

- 1 日本爲什麼要開御前會議？
- 2 御前會議的結果如何？
- 3 御前會議的意義如何？

三 日本政潮

- 1 日本政治上有那些派別？
- 2 日本政潮的成因如何？
- 3 日本政府如何消弭政潮？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93388

四

國家總動員法案

- 1 右派組黨與近衛組織的前途如何？
- 2 日本政局之前途如何？
- 1 總動員法案的意義如何？
- 2 國家總動員與精神總動員的關係如何？
- 3 國家總動員法案對華實行的意義如何？

五

敵閥改組

- 1 敵閥爲什麼改組？
- 2 從敵閥改組可以看出敵人內部有什麼困難？

六

宇垣辭職與華院的設立

- 1 宇垣爲什麼辭職？
- 2 宇垣辭職與對華院的設立有何關係？
- 3 對華院設立之經過如何？

七

日本的政黨政治

- 1 日本的政黨政治現況如何？
- 2 日本政黨爲什麼沒落？
- 3 日本政黨政治的前途如何？



戰時綜合叢書 (每冊二角)

獨立出版社印行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p>第一輯 (已出版或四版)</p>	<p>領袖抗戰言論集 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 抗戰文獻 健康與建國 民族至上論 統一與抗戰 到民主政治之路 建國在抗戰的時候 第二期抗戰 論游擊戰 抗戰與經濟 抗戰與生產 我們的對外蒙古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彷徨於教育中之日本 戰時教育論 青年往何處去 民衆動員問題 抗日先烈的足跡 日寇燃犀錄</p>
<p>第二輯 (已出版或三版)</p>	<p>汪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 中國國民黨的新階段 領袖與政府主義 建國之行政工作 戰時地方行政工作 運動戰與陣地戰 抗戰與財政金融 抗戰與農產 抗戰與消費統制 抗戰與各國外交動向 中國與日本蘇俄向 歐洲局勢與中日戰爭 所謂國際陣線 抗戰與青年怎樣自修 抗戰與宣傳 傷兵問題與難民問題 難民兒童的救濟與救養 第二期抗戰的冠錄 日本在泥淖中</p>
<p>第三輯 (在印製中)</p>	<p>領袖抗戰言論續集 三民主義青年團 國民參政會 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 抗戰與婦女 抗戰與華僑 抗戰與社會問題 抗戰與工業問題 抗戰與糧食問題 抗戰與兵役 軍隊政治工作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國際正義之聲 關於黨派問題 抗戰與藝術之前後 戰地文藝選</p>

種 類		所 屬	
戰時綜合叢書 續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編輯者 張立出版社	印行者 張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右門坎十八號
出 版 年 代		出 版 地 點	

上海商務印書館
定價 0.30

